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四川通志卷四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李陽棫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潘庭筠

謄錄監生臣潘衡

四川通志卷四十二

藝文

記

元羅壽成都贍學田記

皇元誕受天命奄有萬方列聖繩承詔郡國崇學給田養士以風天下成都在蜀為會府昔以武定故所授多菜田少中大夫趙公世延使指蜀道憫士習之頹弊教養道息無以承流宣化乃選秀民年二十上下者復其身補弟子員定章程樹令於學以明經治行為業步其地得其畝制其域如市地法會其利入歲以為贍學永業所輸入廩師弟子有度

所司時其出納焉路總管張保同寶總學政開以論語且曰茲學校之經賦也請記諸石碑固不獲讓曰成都自丙申蕩於兵文物民盡構治學舍才二十八年倚席不講士怠散不能恒其業蓋所授學田僻遠未墾無所仰悄而然也才之不立則有司將何以奉揚天休諸大夫可謂知所先矣教養之道可謂周且恒矣既而推之周官鄉大夫歲時登夫家之賢者能者莫得攷其羣居族食以養以教之道其或授田而自食其力大比禮而賓興之者并授之民也歟何治績之凝隆平之久也漢興崇儒興學增廣博士弟子縉紳之盛至於環橋門者億萬計吾見其士類之多於周也未見其比隆於周也其故何哉噫燼秦之餘非六學之實也百家之言非聖道之統也修潔博習非道德之蘊也冠帶委蛇非力田之實也文學賢良非夫家之秀也方領矩步非樂舞之節也傳疏章句非躬行之

確也胡周之比隆也然猶察舉於鄉閭也不果其行者也猶尠也降漢而下學校修而教樹庠文辭侈而士習浮矣科目盛而其進狹矣合而論之道與利而已矣上以道求士之學也爲道上以利誘士之學也爲利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者豈不信歟是以漢之士不能並乎周後之來者亦莫漢之盛也蜀有材漢文翁始也前乎文翁也固不能洽先王之化厥後如卿雲坡頻之賢代見時出豈特比齊魯而已哉由是言之漢之士未始異乎周蜀之材亦未嘗不炳然於漢也顧上之人所以造之何如耳方今車書大同儒學興化源流濂洛聖道開明士不力田而得飽於學宮不待察舉鄉閭而可受知於公上無百家之雜科舉之累以荒其志矧少中公開導教化之有則廩食養成之有資士之食於學者曷亦諒之公篤志勵行彊立不反何往先之愧也哉故既紀其實以告將來因著一言思

講評於博
聞之君子

鮮璿廟學門記

廟學三門之制禮經無明文璿嘗踰巴蜀浮荊襄漢沔適梁宋鄭衛歷趙代晉蒲秦陝之學周咨弗能得元貞初職教成都視綿州學瓦礫中得宋故石碑修學門記磨滅殆半而門制可攷云古者營造法式以上天帝座前三星曰靈星王者之居象之故以名門先聖為萬世絕尊古今通祀袞冕南面用王者禮樂廟門之制悉如之世所謂櫺星及凌霄者承誤也今總府命大建此門凡柱礎門楔丹雘陛暨石牆陶甓黝堊之飾俱如法經歷夏從仕實贊襄之厥功告成復請書其義於石以昭示永久得無惑

文禮愷金華書院記

國家自延祐始設科悉革浮靡陋習專選經明行修之士

故天下郡縣凡先哲著德立言有功於名教往往即其生長燕遊之地祠而奉之因即其祠增館舍貯經籍延師儒以講道導前賢勵後學也唐拾遺陳子昂先生梓之射洪人其讀書址在縣之金華其墓在縣之獨坐其文翰議論在文冊天下學者至今景慕如在目前至正改元冬監縣柏延建言請擇地剏拾遺書院又援墨池草堂眉山例請建山長員以職教祀朝省是其言以祠宇未葺學田未置下有司經度會柏延遷秩未果九年春周侯廷望來尹縣慨然以為已任巡行視縣治之西前界廟學之墟後枕金華之麓有隙地焉承命芟薙規為蔬圃偶於瓦礫中得仆碑雖漫其額題云建金華書院記侯驚且喜曰方議相攸不圖前代已有具處且名副其實豈可復易於是捐己俸鳩材穀募工匠親董厥役越明年秋八月仍故基構正祠四楹位先生像於中又明年春二月構書樓門

廡齋房若干楹既而重得廡間官田三百餘畝他日收其入以給廩餼而獨生之祠昔封靈祐丈惠侯頒賜英顯久為風雨飄揺亦創倅集士民新之迹其施設勤矣哉馳書求記欲刻之石禮愷生也忝厠郡末不敢以菲陋辭竊惟古聖賢之言坦明敷暢日星垂而江河流漢去古未遠體製爾雅降魏晉迄隋士各以纖文麗思雕蟲篆刻為學問之極致大雅絕響久矣唐興猶扇徐庾風獨子昂先生起布衣奮然高蹈追婉六經與西漢並駕不幸嗣君孱御牝雞鳴晨翦滅親賢斯時也羅織紛紛之獄起在朝公卿方視爵祿為鬼朴禁脣惴惴保首領不暇而先生以一秘書正字悼人之窮閔國之危以崇德緩刑撫慰宗室引古證今反覆論諫又願興大學以教冑子止擊羌之役以保全蜀凡有利害於天下知無不言史臣稱其詞婉意切信乎其知言矣後之評史者謂先生諫説武后非狄

公仁傑比或者識其失言以武后不可與之言遂謂事同而情異殊不究夫先生所謂撫慰宗室者果何異乎其為唐室謀深矣則先生之心即狄公之心也但狄公言之於武后衰老悔悞之際其勢為甚易所以成反正之功先生言之於武后淫虐方熾之時其勢為甚難非惟不見聽竟殞於賊姦之手自古不可以成敗論人原其心可也惟先生以忠厚之心惻怛之意陳救時諄切之言以正大高明之學著雄深雅健之文致杜子美韓退之繼作咸推服為先倡其有補於名教如此崇而祀之禮也雖然書院本為作養人才而設而學者貴窮理以求踐履之實不苟為利禄計今而後相與瞻仰先生之遺像心其心味其旨循進乎孔孟之門牆不負國家專選經明行修之本意此則周侯之所望於來學而亦鄉人之所願也侯名鎬字廷望晉寧人歷官多善政觀於此舉槩可知矣

遂寧縣旌忠廟記　武信北郭去城闉百舉武有廟曰旌忠神之爵封顯忠昭惠英

烈仁濟王蓋昔忠臣夏公之祠也予幼時常與師友遊廟中覩右廡壞壁間有前賢題詩轉省七十年尚記其詞而忘其名其詩云唐季紛紛幾戰爭東山西蜀又連衡公寧死作泉中鬼義不生為城下盟而其末云史臣秉筆無公論賴有雙碑為發明余詳閱雙碑其一宋政和元年知州李騊所作其一宋嘉定辛未轉運判官費仕戣所述也按史傳公青州人諱魯奇字邦傑唐天祐十二年秋七月晉王存勗勞軍魏縣帥百餘騎巡覘值梁將劉鄩伏兵五千圍之公時為牙將操短兵力戰拔王於重圍因賜姓名曰李紹奇是後屢立大功如王彥章梁驍將也馬上持百斤雙鐵鎗所向無前鄆州之役公生擒之而梁遂以滅唐明宗天成元年復還其舊姓名四年自河陽出鎮武信其地即遂

州也長興元年東川節度使董璋西川節度使孟知祥連兵反詔公副石敬瑭討之知祥憚公威名遣其心腹李仁罕趙廷隱張業攻城益急朝廷力不能制公嬰城拒守至食盡援絕城陷迺先沈其孥於井而身與俱斃當是時賊勢方熾或貪生畏死甘就執辱或迎風就降者何限而公獨毅然以死自守凛凛忠節萬世而不泯彼腥而此馨彼穢而此潔不待議而後見歐陽公五代史傳死節者二傳死事者十有五乃列公於十五人之中雖於公之忠義若未盡白至晦菴朱子作史綱目長興二年春正月標孟知祥兵陷遂州唐守將夏魯奇死之可以繼素王之直筆豈可謂無公論耶初贈封太師齊國公祠郡治之後圃錫號忠節民以出入為艱更度地於城東瀕大江建祠易號顯節江水暴漲牆壁頹圮迺更卜地於城北今旌忠廟是也廟之額凡三易而公崇封王爵名節愈著神之

樓凡三徙而吏民祈禱祀典愈隆其所從來尚矣然而廟歷歲久上雨傍風日入於壞至正九年秋七月京兆王侯脫脫來守是邦課農興學民俗於變一日進謁廟下徘徊顧瞻喟然嘆曰聖朝屢下明詔凡忠烈士之祀官為修其祠宇今廟貌若此怠而弗葺咎將誰執於是首割己俸倡僚佐議撤其故壞而一新之次年冬會監郡伯帖木兒自京師來赴以敬以信議亦克合錢以緡計竹以箇計木以章計與夫士民欣助百色之費命醫正王文德掌其簿州胥劉氏龍司出納幹人趙子成張天祐董役夫當其撤殿上梲棟朽腐忽墜壓神座咸謂神像毀矣及發掘視之儼然無毫髮損莫不驚異功遂不勞而辦昉於至正辛卯春成於至正癸巳冬廟復新矣率士民具牲酒以落之仍遣吏請記以刻諸石夫神人之理一也書稱山川鬼神亦莫不寧詩列懷柔百神之頌蓋神以祠而知人之

敬人以祠而知神之靈神之得安其棲亦猶人之得安其居也今歲幸有賢侯獨能明於事神治民之道上以答靈貺下以副具瞻一舉而兩得其過人遠矣故書以歸之并為來續政者之勸云

尚佐均吳道子畫聖像記

先聖為魯司寇時像二本其乘車而羣弟子從者號曰圖立而先師侍者號曰小影世人求合荀卿所謂如蒙倛轉失其真乃摹小影於石而鑱之壁夫聖人蓋有不可以見見而聞聞又况以像求耶然學者緣貌覩其道緣形覩其天或有所得云

明張衍忠孝祠記

漢晉之臣卓然以忠孝見於世者蜀有廣陵太守張綱在順帝時以危言直道摘梁兾之姦漢中太守李密孝心純篤終養祖母不就晉武之召即夫兩賢之心忠君愛親精誠剴切貫於金石通於神明是豈矯情干譽而為之者百世之下聞其風思其人猶足以興起

良以有關於綱常世道耳嘉定古揵為今眉州彭山縣北里兩賢之墓俱在焉昔人因是而祠之題曰忠孝燬於兵有年矣洪武六年冬按察司僉事天台戴丈信按行是邑得宋時斷碑其事跡可考因語邑大夫士以兩賢節行炳燿今古若等盍修復故事維風勸俗即與鄉老同搆堂及門廡列垣墉備祭器樹竹衆樂為助凡三月而成其堂階炳煥軒戶明敞江山烟雲之態度森羅輝映出自天象而規模氣概甚殊往昔僉憲以刻文示後為請余嘗慨漢末政紀失馭順桓之際梁氏擅權當時莫敢言議其非張廣陵綱獨奮然劾大將軍無君之罪以彰天憲蓋其心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可謂盡於所事矣既而為冀所陷出守廣陵廣義明信單車降張嬰等盜南郡以平及卒嬰等服罪歸葬築墳此又功德政理卓然過人遠甚抑使世之嘿嘿取容苟祿以逢其君者知所媿矣嗚呼賢

戡若李漢中寓當晉武平天下之初威行海內方銳意求賢以洗馬召在他人必俛首奉命無敢抗君獨從容表陳其情雖迫以嚴命終不可奪是蓋親親供其子職不計外之輕重使世之僥倖利祿苟進以遺其親者知所鑒矣嗚呼賢哉然兩賢之事詳諸史余特以忠孝非殊故為臣子者義之至仁之盡以之事君事親易地則皆然且古者鄉先生歿而祭於其社聖朝以忠臣烈士咸致祀典憲僉才識明粹熟諳憲體能以名教為先務是舉也將以引忠孝之化立懦敦薄為勸非特一鄉一邑而余喜其有志於綱常世道冀其他日登用以裨國家之政其施設遠大蓋可徵於斯故為之書洪武九年三月中吉奉政大夫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河東張衍書

陳南賓景山曹侯開道濬川記

梁居荆揚上流其山連峯接岫道狹

僅容足其難如登天行者或四步五步六步七步乃止憩焉氣促汗流竟日不一二程山谷之水會而為川奔悍奮擊篙師一失舟楫不可復救羌人憚於輸貢商旅怯於往來而拊膺之歎鏟崞之意所以不能已於李杜之詩之感也然自有天地即有此山川不知其幾千萬年禹治洪水別九州第梁於八岷嶓之既藝沱潛之既道蔡蒙之旅平和夷之底績功無以加自時厥後若五丁之開峽李冰之鑿山亦足尚矣景川曹侯承天子命來蜀以開道濬川為已任凡東跨永寧西抵松茂南接雲貴北連棧道分方命官指畫規畧曰其水也若是而導之某道也若是而闢之某石也若是而鑿之其思慮皆出人表官屬奉命惟謹經始於洪武辛未訖工於壬申中以農事輟者凡三月四塞之險官屬各有攸司而永寧建昌則又險之險者侯親視之運巧思鑿巨石通河道為灘者一百九十有

三運土木塞險阻以取直徑為橋者五十有四故至雲南大理西番箐原其驛鋪皆堅固縝密不為一時苟且計其用心亦勤矣既而西北皆以成功告悉如侯指於是輸貢者無難色往來者無愁歎聲使李杜生於今日豈無詩歌以美之哉噫人情可與樂成而不可與慮始當侯之經營也衆莫不曰蜀之險阻天造地設自開闢以來未之或治今茲之舉無異於愚公之移山也徒斃民耳惟侯不惑於衆人之議而決諸一心躬任其責雖祁寒暑雨不避以八月之勤勞而成千百年之利益智者之所未為人固不識則聖皇之所特命而責成者夫豈偶然之故哉宜勒諸堅珉以示來者侯名震鳳陽人

方孝孺學孔齋記陰陽之氣運乎兩間物之有形色者莫不資之以自成而是氣

也未嘗為之加損三辰之明也五嶽之崇也四海之廣也百川之流也皆得乎氣之大者也豫章梗楠得之以為材麐鳳龜龍得之以為祥虎豹犀象得之以為威黍稷稻粱麻枲桑檿得之以利萬世力者得之以負重致遠靈者得之以司晨紀候而夭翹之類蝡動之倫非得乎是則不能有生其化可謂盛矣而運行不息者曷嘗有古今之間哉孔子之道亦然知者不得之則不能成其知勇者不得之則不能成其勇賜之辨求之藝偃與商之文學茍非其有得焉則不能其名而凡遊乎聖人之門者皆有聞乎其一二而聖人之道固自若也豈惟當世為然千載之後得其全者為大賢得其正者為君子得其偏者猶不失為善人明乎春秋者得其斷明乎易行者得其中明乎詩書者得其正明乎禮樂者得其文無得焉者過焉而為莊周梟焉而為申韓悖焉而為小人具視聽而備人之形

者孰能舍斯道而自立哉故庶人舍是則長幼乖大夫士舍是則職業墮爲將相舍是則無益於國而禍及之爲南面之君而不師斯道則無以施德澤於衆庶著顯號於無窮由周漢而來得孔子之道以爲君者視其治功可攷矣帝者得之爲文景爲明章爲太宗爲仁宗王者得之則或卓然爲宗英或知爲善之可樂是皆有絶人之姿高世之識故爲知所務而卒有成雖所得未能盡乎大全然皆聖人之徒也以臣觀乎蜀王殿下其聖人之徒而得其大全者乎殿下資稟甚高而務學甚篤聞道甚早而力行不怠明足以照萬里而不底於太察才足以綜萬事而行之以無爲德度之懿煦乎陽和之溫也問學之博浩乎寶藏之富也學古之士有一於此皆思自附於聖賢而乃處之以謙虛守之以畏慎檢身進退恒若不及而於恤民濟衆賑災施惠之事孜孜爲之使遇孔子之聖而師尊

焉所得豈可量哉間問羣聖之道因以學孔名殿側之齋命臣記其說夫孔子之學當世之學者皆知之求其善學孔子之道者雖古之君子或病焉非孔果不易學也竊取其偏而不求其全以名求之而不知吾身之可以為聖賢者衆矣孔子所以與陰陽同其化者固足以陶鑄百王而範圍三代其言見乎經者人之所能識也其事本諸心者非學道而有得者不能也殿下既有得於斯道矣而臣何言哉雖然得之固美也而守之難守之固難而不變其守推以及物也蓋難先乎孔子而得斯道之大全者莫如堯舜文王學乎孔子而得其全者莫如顏子堯舜之欽明恭已文王之不顯亦臨無斁亦保顏子之克已復禮服膺不惰大聖大賢之守斯道也豈有他術哉亦曰敬而已敬者所以成夫仁而已矣仁為衆善之原羣德之長而天地之心也得此以為人則人道盡得此以為君則君

道備孔子之聖豈能加毫末於斯乎故為人而不學孔顏之學則不足以為人為君而不以堯舜文王為準則為失君之職自孔子以來千有餘歲矣知孔子者多不獲居大位而富貴尊顯者往往不知師聖人之大全是以生民於孔子之澤未之數被也夫以殿下備顏子所有之德而居孔子所無之位敬以守之仁以行之至於愈久而不變固所優為者惟至仁以治國俾人人謂居大位學孔子而得其全者自殿下始以一洗往古之陋豈非天下後世之幸也哉

胡廣神木山祠記

皇帝統御天下愛養黎元恩惠優渥首飭有司毋擅用一夫取一材於是生養休息日庶日富比年歲登民和海宇熙洽迺者永樂四年秋詢謀於羣臣曰古者建都必營宮殿朕肇北京恢弘舊規以永貽謀顧興作事重惟恐煩民然不可後羣臣僉曰陛下慎恤

民力視之如傷而民皆樂於趨事皇帝曰爾往試哉乃用命入山以伐材焉用民力十取其一給以廪食歸其傭直而民忻然鼓舞不知其勞故事不程督而集工部尚書臣宋禮取材於蜀得大木於馬湖府圍以尋尺計者若干踰尋丈者數株計庸萬夫力乃可運將謀刋除道路以出之一夕木忽自行達於坦途有巨石嶢然當其衝夜聞吼聲如雷石劃自開木由中出無所齟齬夜越險巖膚寸不損所經之處一草不掩百工執事顧視讙譁踴躍交慶事聞廷臣稽首稱賀謂聖德所致皇上辭以弗逮推德於山川草木預有喜色鮮澤榮華蔚然穠麗及祭之日先降微雨灑滌游埃俎豆既陳壇薌肸蠁顯雲倏消天宇澄湛明星煌煌月影交輝祥飇徐來神用俱歆聞山呼聲者三震動天地神顯其靈於昭有赫遂封是山為神木山詔有司建祠歲時祀享以答神貺命臣廣為文以紀其事

刻之於石臣廣頓首受命仰惟皇帝功德高厚比隆天地妙運一心斡旋萬化陰陽鬼神隨機應動脗合無違故凡有施為嘉禎沓至是山川之神協贊禎符宣暢明靈濯濯洋洋休有烈光起卓物表有不可以知乃測量之者然以理求之具可知矣夫充塞兩間者鬼神之功用若川泳雲游日晅雨潤風霆鼓動寒暑更迭歛陰忽陽變化揮霍其迹尤著然三辰順軌雨暘以時景星慶雲和氣充溢斯皆一心之所感名若夫木石非由人力不可以運動而乃潛闢默愉實由聖德感孚神明協應之所致也固非耳目聞見可知已夫人之所不知不能者鬼神之所能也以人之所不知不能而測夫鬼神之能宜其有弗知也況凡天下名山大川莫於方域之中出雲雨產材木以資於國家其神固靈也神木之山所產良材自萌蘖而長以至於拱把連抱神之衛閟呵禁以待於今日然則神之效

靈者非一朝夕也今茲之顯應所以兆皇帝萬世悠久之徵則神之功其可少哉稽之於傳凡有功於國家者必有祭神功彰著實為偉茂載之祀典於法允宜臣廣再拜謹書其事為記并係之銘以頌歌聖德且以丕揚神休銘曰皇明受命統馭萬方六合泰寧物乂民康端拱垂衣無為而治蠻貊荒服蟻附而至休徵之應如川如林至和感孚百靈俱歆壯哉北京龍飛之所帝用貽謀大啟厥宇慎恤黔首咨詢在廷庶民子來於始經營皇帝有詔取材於蜀神木之山岷峩是屬楩楠豫章棃之百圍神用呵閟以需於茲斧斤斯入林披薄斂凡厥所產悉呈弗掩良材芃芃孔曼且碩載而輸之萬夫入駱層巒峭壁矗矗尊崇深谷唅岈飛流怒淙有巖厥途其石巀業徐步曳武猶慮僨踣方謀平險憑虛架梁人力未施木忽宵行越澗踰壑砰磕如雷巨石磛礹隨闢以開維山有神維神貽靈

默驅六丁祐相聖明神衷顯宣嘉禎斯應以兆皇基萬世永盛報神有典祀事孔宜爰作新廟歲以饗之醴清牲腯籩豆靜潔殽核維旅羶薌有飶春蘿蔚陰秋菊垂芳祼薦以時禮儀有章執事駿奔秉虔以對躋躋蹌蹌罔敢或懈神之來享驅霆駕風翳以鳳凰驂以虬龍靈斿揚揚神既降止鼓舞鏗鏘神醉以喜神來宅茲時雨時暘眷此邦氓易沴作穰皇德同天幽明畢被創制神祠以妥神祀礪石刻銘茲山實倬

頌宣皇德永著神休

黃淮　蹇忠定退思齋記

少保吏部尚書蹇公名其燕休之所曰退思以予舊嘗同在外制相知為深而以記見屬今之為軒閣齋室者往往託趣於雲山泉石華竹禽魚公獨以退思為名其度越於人遠矣夫天下事物之理至著之中而有至微者存况夫是非得失屈伸取舍

千變萬化所以困心而衡慮者非思莫能究其極而適於中思而謂之退者進非不思也特退而細繹省審加致其詳云耳譬諸水鑑演漾蕩激則鑑多失其真待其波靜水止而鑑焉則妍媸具見故進而思不若退思之為得也且世之人品類不同而所思不能無異農之思易田疇工之思利器用賈之思較贏縮趣便巧以求逞其欲而已士君子立身行道其所思宜何如哉然仕有大小而所思不出其位猶農工商之不相為謀宰執大臣以身任天下之重其所思則志其大而謀其細綏其末而急其本是故禹思天下有溺猶已溺之稷思天下有饑猶已饑之伊尹思致君為堯舜之君致民為堯舜之民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坐以待旦見於傳記者章章如是歩保公之退而思者同乎否乎公為人寛厚和平沈靜寡欲言動有常度歷事太祖太宗垂四十年人

無間言今上皇帝倚任益隆決大議臨大政不動聲色而人服信能以禹稷伊周為心者矣或曰公之退思云者取退思補過之義予言博而不切何居曰然予所論皆公職分當為之事方今朝廷清明海宇寧謐聖天子既以二帝三王為已任而為大臣者又以禹稷伊周自期由是禮樂彰而法度振道德仁義之澤洋溢乎四表不惟無過之可補以求底於無思無為而後已顧不偉歟拳拳愚忠蓋有望焉是為記

楊溥蹇忠定承恩堂記

皇上嗣登大寶嘉念蒼生期底雍熙圖任老成人彌綸治化少師吏部尚書蹇忠定實為之冠宣德七年秋詔有司畧曰予有輔臣粤自先朝偉著德望暨於今啟沃居多予於庶政咨焉予於庶官審焉克允克諧實惟其人欲新厥居以稱予優禮之意

其繪圖以進明日有司以圖進弗稱又明日更為圖進弗稱上乃自規畫授有司乃卜地於都城東南厥位惟陽厥土惟剛棟材於肆厥木惟良厥石惟貞陶瓴惟堅乃卜日之吉鳩功並作裒高以平築虛以實引繩縮板以垣厥周乃建厥堂翼之以室乃闢厥路重之以門甓之甃之塗之沐之不踰月告成祀先有廟禮賓有館庖有廚汲有井有庫有廄以儲以牧輪奐成美百用俱備復命大臣燕飲以落之有核酒醴咸出大官公謂翰林學士楊溥曰昔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落焉當時善頌善禱者見稱於君子子何以語我溥不敢以不敏辭乃酌而祝曰惟天祐國家乃實以賢哲簡俾乎格復錫以壽若周之畢公策名文武之世相成王相康王永光周室公歷四朝進位師保享高年輔聖天子丕隆太平之運溥於斯為國家賀又酌而祝曰明盛之世惠歸之德君子享多福而民咸樂其

樂是以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乃惟康侯溥於此為天下蒼生賀又酌而祝曰福善之報惟有德於民者為盛古昔名臣輔君致治實功允德孚達神明身被光榮澤流子孫與國同久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溥於斯為公賀公酌而復曰聖天子之恩篤不敢忘予亦可謂善頌者矣謹名其堂曰承恩堂請書此以為記

羅洪先戰馬記

王夔州公禎濟陽公孫也濟陽死靖難公死賊獲贈於朝任一子廣吉水稱忠義家莫過之至其戰馬事有足為世戒者始公以太學生除夔州通判纔五月會荊襄賊石和尚流刧入夔焚巫山縣治是時同知蘇州王臬掾牒捕賊性柔怯而險猾故托疾不敢出一兵公忿忿面數之曰汝食朝廷祿所主何事忍委赤子餓虎口耶即代勒所部民兵晝夜行至則巫山

已破賊方聚山中索擊之殺渠桀三十三人餘盡遁乃行縣撫傷殘招潰散久乃得歸居三日賊復刼屬邑大昌促王王又不行而瞿塘衛指揮曹能柴成兩人與王素黨結避禍多方詭辭庇之且激公曰誠為國家出氣力肯慨然復行予公即聲應曹柴兩人故酌酒賀吏許以身相翼實為脫王計公即日勒民兵挾曹柴兩人赴之與賊夾水陣已而麾民兵軍渡趣戰曹柴望走公陷圍中自寅及中人馬疲誤入淖田不得脫賊欲降之公大奮罵賊怒以刀斷其喉及右臂墮淖中馬逸去成化丙戌五月九日也始公赴大昌道宿木商家商故新淦人且稔公知賊不敵不敢言是日將歸有物嘯於山者商驚祝曰為王公耶果爾當三嘯止如其言商密與家人負簀往尋亂屍見衣白紗半臂者公也載簀上令不深沒自死所至府三百餘里馬奔歸門闔長嘶踶其扃若告急狀守者納之血淋

濡毛鬣盡赤衆始駭公已死而賊尤不解後死之
二十五日子廣始隨木商往殮之而如生不以暑
腐然貧甚不能歸蓋售行李與馬為貲而王意在
馬不償值竟徒手得之櫬既行距殮之二十五日
夜將半馬哀鳴特異王命秣者加芻豆不為上王
疑秣者紿已自起視櫪馬驟前嚙其項不釋口久
乃得脫復奮首擣胸仆之地不省人事翌日嘔血
數升死賊既平有司核功罪曹柴亦被譴嗚呼自
昔相傳義馬事不一二皆言臨難相濟也若辨讐
怨微隱間切齒碎膺期在必報即在人猶且難之
豈公忠義之氣通於鬼神有使之然哉彼欺人不
見中以機既得自全復利其所有此其計深祕也
然卒不可逃若此世嘗言至靈者人畜之至賤宜
莫犬馬若也銜轡所制鞭策所驅固有衣冠介胄
所不逮者至於施報反覆巧發間值奇崛變怪反
出於貴賤靈蠢之外是孰為之主而一不少錯鳴

呼可不畏哉可不戒哉公志狀載此事不盡情實公之孫鑾嘗灑涕言之余疑未信後十餘年始得實為之記而鑾死已久則授鑾之子植用補狀志之畧以告世人

林俊三功祠記

正德庚午予起征藍道夔下闕所謂白帝城者問其祠公孫述也予曰越矣哉非鬼之祭也古者慎制祀以為國典無謂加典為非宜況賊而神祀之倒持綱常蔑名教乃爾可慨矣方述起成都以輔漢為名乘亂稱帝馬伏波見而少之曰子陽井底蛙耳故不受偽命專意東方用能佐世祖立功興域為中興名臣而述竟漢賊以死述可祀他日藍鄢亦可祀亂賊之臣亦何憚而自沮耶嗚呼世道大關也政而系之教焉溪祠之當毀其有先於是者予嘗怪述生盜名器既誅死猶土偶南面謬竊血食者千數百年少陵東坡徒寄春秋之筆而諸葛武侯張忠定范

忠宣輩任是方猶未及是正意者將有待於今耶固世道者之責也既命毀其像易其額焉正所宜祀者土神江神而伏波亦與焉昔共工氏之伯有九有也其子后土氏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書曰宜於冢土下闕雖一里之社土之民其世依以生也川澤以出財用而祝融元冥河伯江瀆具在祀典潞公所修益州江瀆之祠故在也書曰望於山川闕又江之襟喉民寄命至要也皆蒙被功德所宜報而祀而以告以祈又胥聚於此若乃炎精中微奸偽移柄當是時述能如援擇漢冑以自依則述將與賈鄧等伍望蜀之萌何自起蜀之赤子何名為從賊浮橋覆溺八百之慘亦何因而至哉述名教罪人貽蜀人之禍至於今為烈也故毀述而進伏波與順也亦祀典也嗚呼君臣天地之大經也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無赦者況余叨討賊之權者乎植人心扶世教毀賊述之祀以聲討藍

之端道之大闗若此無謂然乎哉

劉丙忠義祠記

忠孝士君子立身之大節隨所遇而致力焉使先置輕重於其間求無憾不可得也管仲三戰三北謂其有老母孝矣如國事何温嶠志復中原絶裾而去忠矣如老母何仲吾不知嶠則終身以為恨是二者可容心於其間哉吳君伯陽諱景由進士累官四川按察司僉事常奉其母以行飲食必親嘗非公出旦夕不離側母高年安甚乃正德五年蜀寇猋作斬刈人如草芥郡邑望風靡走盡空君偕部使俞君巡東川南寇卒至江津江津密邇川南非隸地俞君傾君何如君曰斯豈愛身擇地時耶即率民兵守江津賊絶江攻城累敗去復盡其黨連晝夜合攻益力君腹背受敵竟遇害垂絶呼聖上者三老母者三乃仆君既以身狥國而猶不忘其母可哀也夫

賊入城大掠於羣屍中得君面如生始知君死賊甚悔懼買棺斂君設祭而去其不能長驅入蜀者以君扼其鋒也江津人痛君如父母朝夕悲奠俞君且疏其事上惻然詔贈君按察副使歸其喪賜葬祭如制官其子一人為百戶構其祠俾廟食江津從民欲也逾年予叨左轄涖蜀為君痛之未幾俞君期亦滿特以所為祭君文授予索文豎碑以示久遠時廟未告成予復改官匆匆弗及也今踰三年江津諸生於予舊有一日之雅累申前請予竊嘆世之人平居侃侃凜然不撓視一世人若盡出己下而人亦輕信之不疑然一遇尋常校遣係重輕於顰笑輒顧卻推避反覆擇而後從況於死生大分能決以義如君哉其為人槩可知矣君平日倜儻高邁不屑意細務而其所樹立卒表表如此豈其所養者大有所不屑歟又幸遭逢聖明膺此殊典得祿以終毋夭年而顯揚於無替則君之

心於忠孝皆可無憾矣其有補於名教豈淺淺哉
君余邑循令義當有述於俞君不可虛諾諸生亦
以義請也故廟成之詳皆不及書書其
大者以風示為人臣子當知所重焉

劉春東坡書院記

距嘉州東涉江而北不五里為
龍泓山其巔平衍四曠有洗墨
池馬池上有魚化龍宇正統戊辰州人東山居士
劉公洪冉者博雅君子也登山見之謂與左爛柯
巖洞宇筆法一律爛柯巖洞者東坡墨刻也因慨
然曰東坡眉人眉與嘉接壤公嘗曰天下山水在
蜀蜀之山水在嘉州此昔為公潛隱之地遂創為
屋若干間肖公像於中而名曰東坡書院後募僧
居之以給灑掃奠獻之役今其從子肅敬之子節
介之請書其間成化丙戌敬之舉進士累官御史
今為方伯而風裁凜凜癸卯介之亦舉進士於鄉
今為夷陵太守政化大行而東山先公已棄世介

之時至其院見其堂室已風雨浸損日就傾圮僧之事事者弗虔乃慨然曰此吾先君子所以表先哲引後賢之舉也不可使鞠為榛莽如前因加修葺而嘉州太守永興曾執初公見之曰是吾責也乃相成之而黄門章君世奇適至曰不可使無所考於將來屬余為記夫世之賢豪英哲其風聲氣烈俊偉不拔者在當時多屈抑折挫然其實有諸內則其名亦隨之至於久而益振矣若東坡初應制即以文章妙天下歐陽子見之曰吾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宋神宗讀其文必歎曰奇才然而自策仕至歸沒四十年立朝者前後不滿一載中間因事立言因地見功挺然不羣而亦以此買禍崎嶇嶺海而卒不變盖其在朝也不知有其身其在外也如在朝而忠義之節夷險一致故雖未嘗終其身立於朝廷之上而其風聲氣節使人感慕慨嘆以為不究其用百世而下仰其名誦其文章論

其世思欲見之而不可得則從而考其遺跡以表章之如見其人使有所興起焉況其過化之所乎此東坡書院之所由作也嗚呼是豈非實有諸内者耶觀於是則君子之自處惟求其是信之篤行之力固不必以一時之得喪置忻戚而尚友者亦未可以成敗為進退也余懼州之士藏修遊息於其間者跡其事而慼焉因告紀其書院之成若太守之清慎好古樂成人之美以勵風化而介之汲汲繼述先人孝思不忘尋將啟厥後之科第雲仍者咸潛修於斯也是皆有可書也

安磐嘉定州城池記

吾州介山水中西北刋山為城東南濵水而堤堤即城也城東一水自北來曰江水城南一水自西來曰青衣水自西南徼外來曰沫水三水皆迅急皆會州東南皆能為州城患而沫為最夏秋之交常平城秦李冰鑿離堆以避其患唐韋臯鎮蜀時伐凌雲

以殺其怒宋魏紹作斗門以走其暴几以節茲三水也嘗聞之父老云永樂中州學在岸南數十步以今計之正當中流決囓遷徙可知矣正統中郡守段公鑑防以杉棚成化中郡守魏公瀚障以石堤自是乃得不徙州人賴焉者數十年歲久而木朽石傾而地削州人於是復有憂色正德六年安成胡侯準以能名自維摩移守茲土屬捴賊亂東北重以內水之變州縣戒嚴吾州人之可憂者又有出於三水之外侯時調集兵餉日不暇給乃別駕秦隴胡侯縉宗奉檄修城城立而盗不敢近別駕升秩去雨水壞城十六七侯曰予辱守土其可使茲無城乃謀父老及大叅童公瑞侍御徐公文華暨磐曰予將城矣又曰自用兵來所在皆城然輒壞屢役不止予將城焉而俾可久又曰州人病矣公帑有金儲倉有穀予惟藉其力焉童公而下咸曰惟侯幸惠我嘉人乃上其事總制少保彭公

澤巡撫都御史馬公昊巡按侍御王公鏜方伯胡公宗道大叅鄧公貢少叅盧公綸僉憲鄒公東山悉從侯議而鄒公主張助成為尤力侯乃率執事者夭之神曰必期率事無疎緩乾沒者有幽罰八年仲冬望日始事掘地深八尺萬杵齊下砌石厚凡八尺以附於土編柏為栅以附於石栅之外仍衛以土石自栅而上東城高凡十有四尺南城高凡十有六尺厚則以漸而殺上置女牆高凡五尺延袤凡六千餘尺凡石必方整合石必以灰一石不如意者雖累數十石其上必易如其令者賞違者罰人人感侯之義莫有毫毛苟且為心者功半大水卒至吽跳衝擊漫漫者三日州人相視失色既水落城石無分寸動移者民益歡呼牽引赴事或至夜分重以澧陽汪侯儉受侯代至亦相與成之於是茲城凡八閱月而成其西北二方之未城者則汪侯之任也四方來觀者咸曰壯哉斯城未

見也父老曰段侯以木魏侯以石胡侯實無之城如是焉世世夫何憂且侯用財當而運謀審待物誠而集衆患又能不畏騰口成茲大功不可不記以垂無極因以委磐謂侯在州之政皆可書而茲其大者故記之

王守仁平山書院記

平山在酆都之北三里令杭郡守楊君溫甫蚤歲嘗讀書其下酆之人舉進士者自溫甫之父僉憲公始而溫甫承之溫甫既貴建以為書院曰使吾鄉之秀與吾楊氏之子弟誦讀其間翹翹焉相繼而興以無忘吾先君之澤於是其鄉多文士而溫甫之子晉復學咸有器識將紹溫甫而起葢書院為有力焉溫甫始為秋官郎予時實為僚佐相懷甚得也溫甫時時為予言平山之勝聳秀奇特比於岷峨望之巖屬壁削若無所容而其上乃寬衍平博有

老氏宫馬殿閣魁傑偉麗聞於天下俯覽大江烟雲杳靄眼帆從朋儕往遊其間鳴湍絶壑拂雲千仞之木陰翳虧蔽書院當其麓其髙可以眺其遂可以隱其芳可以采其清可以濯其幽可以棲吾因而望之以含遠之樓蟄之以寒香之塢揭之以秋芳之亭澄之以洗月之池息之以棲雲之窩四時交變風雨晦明之朝花月澄芬之夕光景超忽千態萬狀而吾誦讀於其間蓋冥然與世相忘若將終身焉而不知其他也今吾汩沒於簿書案牘思平山之勝而庶幾夢寐焉何可得耶既而其以病告歸陽明温甫尋亦出守杭郡錢塘波濤之洶怪西湖山水之秀麗天下之言名勝者無過焉噫温甫之居是地當無憾於平山耳矣今年與温甫相見於杭而亹亹於平山者猶昔也吁亦異矣豈其沈溺於此山果有不能忘情也哉温甫好學不倦其為文章追古人而並之方其讀書於平山也

優游自得因將發為事業以顯於世及其施諸政事沛然有餘矣則又益思致力於學問而其間又自有不暇者則其眷戀於茲山也有以哉溫甫既已成已則不能忘於成物而建為書院以倡其鄉人處行義之時則不能忘其隱居之地而拳拳於求其志者無窮已也古人有言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溫甫其仁且知者歟又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溫甫殆其人也非歟溫甫屬予記予未嘗一至平山而平山巖巖之氣象嶄然壁立而不可犯者固可想而知不異於溫甫之為人也以溫甫之語予者記之

焦維章遊青城山記 成都之西名山水而縣者以十數而灌勝灌之山以百數而青城尤勝時嘉靖二載季春三月予友馮子廷器諗於衆曰青城之秀甲於益州天倉諸峯左右

森羅削壁崕巖望之蔚然其翠欲滴予田於其下故能詳也諸君其弗靳於遊乎予將披石穿雲候君於青霄白石間亦勝事也予乃偕諸友刺舟渡江行平沙中極目百里漸進山下一時林壑之美已覺勝絶取道馬橋椋牛心山出横山之下有小溪環崕而東可用灌溉以岸善崩水輒泄前令績溪胡公使鑿之因崕為岸民至今便焉始信循良之不負吾民如是也為之嘆羡過横山折而西至石佛灣田皆膏腴水四時不竭又折而西登小丘土地坦行林谷迤邐望青城山長生觀等處尚在翠微烟靄間問諸路人始得還北走里許有二衲持瓣香道傍迎之乃羅家菴僧也菴之所在中深外曲路入幽溪怪石杈牙踦股相合不可步跳躍而進始達少焉陰雨冥濛作瀟瀟聲矣急發南行一里餘雨亦霽比午後憩長生觀觀久廢惟頹垣敗礎與灌莽同伍大抵物之興廢自有常數請來

坡桓山之記不足慨也由長生觀西北行入山口山皆排闥擁澗夾路蘚篁蓊鬱凡數轉抵建福宮宮亦荒墟不治其前諸山蒙茸茗荈望可千仞惟貧俗數人茗漿不具已而吾友周子良翰趨謁宮中且携酒及殽以進葢吾諸友自灌縣至凡三十里有奇周子自大樂至行亦三十里有奇且瞑不可前矣遂宿焉迨晚風雨大作且飲且悵以為天師洞陡絕峛崺而林深泥滑扳躋尤難吾友鮮于宗中等復決策曰不可止也已其毋首鼠兩端以貽謝靈運之愧夜分而止厥明已酉飯畢出宮日光蒼凉掩映雲際為之一快行巨壑間丹壁峻嶒每劃然大嘯類有人在空谷中酬和者西行崇嶺蘿磴如立仰首捫膺而上氣息謹屬遠望有梨花一株燦如素錦云即洞所在也復過上數重道甚湫隘纔可尺許傍皆邃谷易於墜陷凡行四五里得至洞下洞在石壁十餘丈上與徑迴殊前令胡

公懸為棧道沿入洞中中塑道陵像左塑唐明皇像或云偽主孟昶也山之形勝奇峯清淑不可殫述右三十六峯次第呈露黛色如螺左試劍石等山遠近朝拱若服於洞之中山而岌然無阿附意浮嵐往來在我襟袖以及萬彙覽不盈掌天下之奇觀備矣然丹竈徒存白鶴不返所謂雲路咫尺不可以登者歟洞有菴一所有比丘者年可近百不御酒肉且云壯丹坪朝陽洞去此尚遠乃各酌數杯下雨腋清風殊覺有盪胸之勢尋建福宮故道將謀歸路會馮子廷器延飲具家諸友亦醉飽逮日則爽氣方騰塵襟又塞矣大抵吾曹雖鉛槧之素業未休而江湖之壯志尤甚故太史公必登龍門探禹穴而後為文豪宕有奇氣朱張二儒遠臨衡岳其時高邁之懷豈潦倒闒茸者之能與哉此予於青城之遊不可以無言也

張時徹六公祠記

成都故有祠祠先代吏之有功德於民者秦李冰氏漢文翁氏宋張詠氏是曰三公祠其後巡撫林公元甫疏請增祠宋趙抃氏則曰四公祠又其後巡撫王公大用疏請增祀漢廉范氏宋崔與之氏則又曰六公祠云按載記水鶩弗經民患魚鼈乃穿渠三十六溉川西南土田凡數百萬頃堰濫導吏蓄洩用宜乃又鑿離堆山以避沫水之害忕神禹之蹟而拓陸海之饒則李冰氏之功也謹身率先仁愛好教化以蜀僻逖而邊之狃也飭厲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成就還歸率以為右職又修起學宮招集弟子為除更繇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縣邑慕之爭欲為學官弟子者蜀學至比齊魯則文翁氏之化也俗故尚文辯好相持短長始厲以淳厚不受偷薄之說又民物豐盛廛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

火而吏相隱蔽燒者日屬乃燬削先令但嚴使儲水百姓便之共歌來暮則廉范氏之政也承五代之殘弊詰虣禁奸湍決霆擊而大要以勅厲風俗博崇孝義奬德學以為士先他如以米易鹽以給軍興以賦輸米以行平糴諸所區畫莫不井井使朝廷無復西顧之憂則張詠氏之治也貞介絕俗峻厲自持以身為師丕變風俗始也巴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比再至益屏去琴鶴止以一蒼頭執事至於今人傳其風猶為凜凜則趙抃氏之烈也寬減征賦篤志為民詔使盡護四蜀之師拊循將士人人得其歡心增茶馬以實邊備發緡錢以助糴本邊防屹有攸賴則與之氏之績也茲六公者為政規畫不同其於有功德於民一也初予之銜命而來也有祠謁焉瞻其輪奐景其氏名乃心戚然動又瞿然以思也曰彼誠何人哉予愧矣已而莫曰於乎吾觀於今而益知六公者之功德之

大也何者民惰農自安不服田畝有司曾莫之程也溝渠廢而不穿陂堰壞而不治乃雨暘一或不時即束手跂踵而號曰天其禍我予而卒不免為溝中瘠此其患一也士不聚於庠而聚於市黨爭訟弋貨財否則博奕酒食以遨遊廉恥日薄而德藝不經此其患二也民所欲也從而奪之所不欲也而復聚之狼戾是逞戚休弗卹怨讟繁興而通播日甚此其患三也臧否弗甄井宅罔表行誼者不蒙福奸法者不被誅僥倖之心勝而善良之習孤此其患四也乾没以竊公藏脂韋以眩衆聽羅網張於公門而誅求徧於蔀屋位以賄起而來者日競此其患五也士馬之弗閲餉秣之弗經無事則張虐焰以病人有事則望邊烽而褫魄故赤子饜於豺狼而戍居鞠為榛莽此其患六也使六公者之政之修也而有是哉故曰吾觀於今而知六公之功德之大也然而予非其人也誠愧矣誠愧

矣然古有之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蓋言乎其鑒也矧澤在蒸民功在史册炳炳有耀者哉自今而後殫力究圖以無忘夙夜去其不如六公者就其如六公者上以翊吾國而下以鳩吾民幸也樹有尺寸之烈即鴻伐赫勛之不敢期其庶幾哉猶前哲之遺軌手如以名而已也則昔之人且猶鄙薄矧曰其能迪哲又矧曰能崇於彌高其懋哉戒哉遂敘述建祠之意而綴以迎送神詞俾時饗則歌焉其詞曰桂殿兮蘭堂重門兮兩廊璇題兮刻桷究虹霓兮翼梁辰良兮日吉擊豕兮封羊千秋兮報祀匪今兮伊始耄倪集兮祠之下歌者歌兮鼓則鼓靈之來兮庶幾靈不來兮心怨苦　右迎神

靈連蜷兮以降前兩旌兮擁幢白馬兮朱纓佩玉兮垂襜容既儼兮禮多氣則矯兮神暢糾鳩兮就向奔走兮夙張曷究兮民思曷極兮靈之睨顧少留兮須臾哀我民兮引望　右降神

民望引

兮靈不留尸具醉飽兮既祼以酬前騶兮抗節雨驂兮服輈靈來兮孰告靈去兮孰謁日黯黯兮西匿風悲鳴兮颼颼烏雀兮來下泣山鬼兮啾啾我心兮悱惻歲歲年年兮云疇之極　右送神

新建諸葛忠武侯祠記

天下莫大於義而強有力不與焉莫效於忠而智計不與焉昔漢冑之播也曹操怙梟雄之資以擅中原孫權席父兄之業以據江左矜尚智力競求非望天下知有魏與吳耳而昭烈方以一旅興間關困踣非有如林之衆與可憑之土也當是時敢有言相輔以圖大事者哉而侯以草廬寒餓之夫承三顧之勤乃遽許以馳驅非徒以堂堂帝室之冑足以聲大義於天下耶已而雲雨既得謀成掌中光啟雄圖上延絶緒發獻帝之喪討曹瞞之逆義檄四馳荆楚響應蓋欲首吞鄗鎬尾控伊洛然後兼吳會而蕩楚越侯之言蓋畧酬矣即其所自施

設拳拳以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為務故其言曰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也然人心苦不能盡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於乎三代而下有如侯之心事者乎故雖中道云亡漢紐不續跨有荆益僅成鼎峙之勢薦駕戎車未収混一之功而仲達生走乎立死悲後之君子咸以伊呂許焉謂智計彊有力者而有是乎以今觀之張弛協於人情綜核周於庶政斬將覆軍發無虛舉築室反耕動有成筭八陣之圖不刋流馬之運非古則侯蓋非無智計者故道化行於域中風聲振於徼外而頌功德稱神明巷祭而野祝者環梁益皆是也語所謂生而正直則死而為神其然乎其然乎成都故有專祠既以合祠於昭烈而廢祭谷王公曰侯之功德大矣不專何崇不崇何稱膚已諸昔孔發如何之嘆詩詠勿翦之思

古今人情要豈相遠哉今夫釋老之宮鬼伯之構環城以内外鼎如也而獨於佚靳之豈所以彰哲軌而翼休風乎是實在乎其何敢後乃請於蜀王闢浣溪之隙地而祠焉而予實來代公遂述而碑之乃其行業之懿則裴晉公之記詳矣碑蓋以昭蜀王尚德之美與王公興廢之績云辭曰嗟忠武侯曷躬耕南陽乎曷龍潛於野弗騰弗驤乎曷四海鼎沸如蜩如螗乎曷不吳不魏枕高岡乎曷草廬三顧魚水洋洋乎曷舉世皆霸獨以王乎曷親吳讎魏曷短曷長乎曷戎車薦駕亶勵勸乎曷三分鼎立戰玄黃乎曷信義既布漢炎弗將乎曷將星告殞中道崩殂乎曷大志弗終以莫不傷乎曷廟貌尸祝墟落相望乎曷築爾新宮美棟美梁乎曷鳴鐘吹竽鼓堂堂乎曷踐爾籩豆奠椒漿乎曷衣裳楚楚以翱以翔乎曷

降鑒我民四國於匡乎

重修杜工部祠堂記

杜工部子美祠在成都郭西五六里許即其所詠草堂者是也蜀獻王之始封也見祠隘且就圮曰是足以妥靈而處祀乎遂拓而新之事在方正學碑中嘉靖丙午乃余實來去獻王幾二百禩則圮猶昔也余乃使知府馬九德長史李鈞游緇啟於今王為言祠事王輒報諾乃遂闢廊廡起甍棟引流為池易甃以石規模壯麗增於故昔蓋十之六七貲白金三千有奇經時日歲有奇人曰是舉也見今王繩武之孝焉尚賢之誠焉風後之烈焉非恭儉樂善其孰能之張時徹曰余於子美蓋傷志士之不遇云初子美貧不能自振客吳越齊楚間如長安舉進士不中第困躓矣明皇饗郊廟獻賦三篇帝奇之稍稍鄉用因數上賦頌遂高自稱道且言先臣恕預以來承儒守官十一世迨中宗時祖審言以文章顯臣賴緒業自七歲屬辭且四十年然衣

不葢體常寄食於人恐一旦塡溝壑惟天子哀憐之若令執先臣故事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至沉鬱頓挫隨時敏給揚雄枚臯可企及也有臣如此其忍棄之會禄山亂天子入蜀子美避走三川已又自鄜來奔為賊所得乘間脫走上謁鳳翔拜右拾遺先與房琯為布衣交琯之敗陳濤斜罷相也子美力辭伸雪觸帝怒瀕死乃免然帝至是葢不甚省録矣時所在冦掠子美家寓鄜而彌年艱窶嬰孺至餓死已出為華州司功參軍會關輔饑輙棄官去之秦州採橡栗負薪以自給流落劒南結廬成都西郭會嚴武節度劒南東西川往依焉武以世舊遇待甚隆因表為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而子美傲誕嘗兒侮之會武卒帳下亂子美遂往來梓䕫間已又出瞿塘下江陵泝沅湘登衡山因客耒陽死焉始子美懷奇服異俯視時輩謂功名可立致不屑屑脂韋取容

而逢時百罹瑣尾流離曾不能自餬其口乃竟窮
餓以死也悲夫人之議子美者曰放曠不自撿好
論天下事高而不切今歸觀其詩皆洞悉事理察
知閭閻謂高而不切是耶非耶至其所效用恒以
稷契自許故其詩曰世人共鹵莽吾道屬艱難又
曰勲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此其所自傷悼亦云
至矣使也遘雲龍之會而遭三五之期以彼其志
與才必能以功業行實光顯於時即不能以功業
行實光顯於時乃其所自稱許揚雄枚臯之文協
之金石被之管絃以格郊廟以和神人其孰得而
少之耶何至間關流落自餬其口之不得而乃竟
窮餓以死也故曰余於子美而傷志士之不遇也
後又有論者曰子美之為人其清類伯夷其忠類
屈原其慮世類箕子於乎其幾矣其幾矣有司曰
祠成矣宜有守祠之田則與守祠者田又曰是宜
有麗牲之碑與春秋饗祀之詞遂叙述子美之事

跡而系之以辭曰江之水兮洋洋發岷山兮導華陽嶓川原兮膴膴雲霞爛兮如繪如組束有濯錦兮西有浣花都之人兮梁燕曷之親兮沙鷗思公兮祀公考鼓兮鏜鳴鐘雲冠兮蕙服乘鸞兮駟鵠公來兮兮不言公去兮心煩寃醑桂酒兮奠瓊卮生不及兮兮心相知翼我兮迪我公不然兮我心則那

楊慎劒州鐘鼓樓記

劒巖州也代為設險庸固封守厥制宜壯規巍為雄觀而界陋弗稱是偷安固陋之過也乙亥夏李大夫璧來守三年政行民信誕告乃邦曰爾邦之險閭天下為守理所外扞松維内翼保順北藩羌漢南蔽潼綿蜀之要害也而廛不滿百家城不及百雉於制木倫前有鶴鳴後有漢陽左有臥龍四山下瞰城外高而中窪以攻則易以守則難於法未利昔在天順末趙鐸一冠隨陷近正德初鄢本恕再冠又陷井木之堙刋人民之虔劉則斯城之罪也冠

在建瓴我在天穽何以險為守臣司封敢憚於役
況古有址匪我嘉匠若克葺舊貫可以壯一方可
以奠四民可以禦五兵可以利百年邦人同然應
曰善善唯唯歡以承命乃辰告於諸職司咸署曰
宜城事聿興拓其舊而倍之邦人曰吾邦之險昔
獲名今獲實昔險在外不在我今險在我不在外
無冠有豫有冠無畏矣城曠土畫爲衢市綏多士
女昔皆寄汲於江托樊於樾今有廬井矣交逵道
道駕樓一重闉廣雉峣雅與城稱四望險固舉在
眺中幸茲無虞烽燧析關我民安堵有歲無苦往

者盛猶徒驪是樓惟麗閣鍾鼓以嚴啟閉君子承
事朝夕野人作勞息偃咸聽咸聞若警若告昔陋
若墟儆令几節鎮矣皆制也非僭也始於己卯七
月甲子考於庚辰八月丙辰既美其奐不愆於素
良役哉吾聞之春秋役罔不書費倍利書譏利費
半畧利詳費利倍費不書費特見利也勉之役是

利信貴者也法當大書而器貴焉於是邦人落之大夫銘之大夫請之太史氏記之記大者詳焉本春秋之義也

江瀆祠記

天子即位懷柔百神南瀆獻官史臣慎作祠記明天子之纘大統光有神器為百神主嘉靖初元仲春吉日乃肇修羣祀初筮於已丑原筮於辛丑大昕具冕服御正殿臚句傳遐致精神四馳上卿洎近臣徧於嶽鎮海瀆古帝先王先師皇祖諸陵命史臣慎祀南瀆大江恭代毫贊往監攸沈禮章有昈厥惟多儀夏四月庚辰卜人練辰有司脩物史臣展儀肅將天祝幽贊於神明舉燿張樂三獻望燎已事乃竣川靈答貺滎光伏氣旭旭杲杲工祝拜手稽首曰惟明天子不愛牲玉禮儀具備神降嘏福慎曰是知天咫焉知民則福在和民和民在善政善政明神依失政民罔

依民曰罔依神亦罔依依明神神失依淫祀其崇遠聰
明醜正直求諸淫昏屬祟豐昵非彝明神其吐之
憸壬凡周忠直其蓋之世用彫政用秕潤下反行
罔象遂騰灾沴重仍漂邑宫稼叢降戾於兹邦厥
驗惟不遠今天子懋建鴻基成民致神釐正祀典
京邑首觀四方毀石經之廟墮元明之宫淫祀攸
屏秩祀孔明凶人黜伏俊良交慶元元蚩蚩咸蠲
胥慼矧曰明神其有怨恫明天子克享萬靈克和
萬民惟明覿幽惟幽相明幽明禮樂厥鑒無歧嗚
呼休哉爾工祝何知祕祝於祈年飾瑞於效珍寶
陋罔聞惟道洽德潤滌瑕蕩穢澤流南紀永我
皇仁無疆之休哉史臣頌烈敬垂鴻休於兹石

歲享旌忠廟記

旌忠廟祀後唐節度使夏公也公諱魯奇守武信日董璋反東川攻公
遂州公在圍城中兵食盡而援不至遂自刎死公
結髮從軍事莊宗早立懂於天下驅馳中原破勁

燕潰驍魏王彥章號千人敵竟成擒於公手及其守一隅孤城反受困於僮豎豈非天哉傳曰善死者不忘公善死矣以身殉城以死勤事忠憤之氣凜然千載宜其赫為明神廟食一方也歐陽公修史以死事傳之五代之臣在是列者僅十人耳我朝敦崇祀典非功烈昭史册者不與大明會典所載全蜀合祀之廟七而旌忠廟在焉豈陳寶之光景動人畏壘之私相尸祝班乎上人每歲孟夏五日遠近相率虔以承祀祀儀雜用社蜡未有迎享送神辭縣人士以為請乃行楚辭國殤之義摛諸聲刻諸麗牲石用薦歲嘗焉其辭曰焫膋蕭兮把椒醑承胙蠻兮閟神宇神之靈兮毅且雄精為星兮氣為虹著光景兮如在標晴霞兮彤彤神之來兮霄曖舒披颯爽兮英風噓紛羽遊兮揚鳥旟罝霜稍兮繁雲駒淵淵兮擬鼓嗷嗷兮陳竽歌振縷兮舞回裾神醉止兮奄虞虞神之去兮靈澤下雨

雲徂兮霧濛罩畱我祺兮藩我禧驅伯强兮逐肥蟘畝栖粟兮箱委絲凶灾蕩滌兮休德流滋恢台孟夏兮歲以為期拜神貺兮神無射思斗城金壁兮奠我邦土我民敬薦兮無絕終古

房公石記

天下郡縣歷代沿革不一而名稱隨之蓋有不百年間而堙刋凋謝訊其故名已迷易其處至於吏於土者升沈交代如傳舍然則又不數十年而弗能姓字誰某矣理也亦勢也若夫賢者之所歷惠利及物遺愛在人思其人斯重其地重其地斯紀其蹟思之矣斯久而益深重之矣斯遠而愈彰紀之矣斯著而不磨故其遺跡舊址雖在荒陬無人僻遠城市之區後之人不知所以崇尚而推表之然而思之重之在人心而蹟之顯者在人目雖閭之樵蘓山氓猶能指點於兔鹿之蹊薦莽之外也是何也桮棬遺書孝子興懷而兌戈和弓忠臣所以謹陳而不敢忽焉者也例

此以論則夫賢長吏之所在人之思之其有異此
也哉故有茇憩之棠留珮之亭甚之拜其舄履張
其畫像者則凡可以繫其思者宜無不重之紀之
矣唐太子賓客禮部尚書房公次律罷相後為漢
州刺史鑿巨浸人號為房湖政聲流聞未幾復召
入為刑部尚書既去而州人思之所為立石號房
公石者也石在州治内歲久寖仆知漢州事戚君
慕公之賢而圖所以永係州人之思者復為建亭
覆之將以避風日之剝炙苔蘚之侵蝕使繼此而
來宦者有所嚮往焉其崇尚推表之至矣亭成寓
書於予曰請一言記之房公在唐為名臣開元天
寶間以姓配公不名字而可知者房其一也史贊
其德器有王佐才以忠義自奮片言悟主柳子厚
稱之曰相玄宗有勞於國人咸服其節相肅宗作
訓於政人咸尊其道其見重於公議如此不幸讒
人萋菲用違所長致有陳濤斜之敗世多以此小

之然究竟其事則中人從戰責有所歸擬之荀林父於邲郭子儀於相州不幸蓋頗同焉至後世朱子追論而惜之亦有杜甫之抹為正也使當唐全盛時從容廟堂閒所立固當不在張韓諸名宰下推其刺一州而名百世亦其緒餘者耳一石之立於公何有茲石無公題識與當時文刻地幾易名官幾易姓而屹然七百載人有知為房公石者貞不係於言之有無也復欲益以危言亦贅也已昔賢有沈碑湘潭為身後名之慮至遠也然而江木為陵而石已泐峴首片石乃能使見者墮淚而頌之至今蓋有傳在人而不在物其所感在遺愛而不在石也由是觀之漢人之思房公固當與房湖為無窮而亦有不賴於茲石矣然即州人愛戴之誠可見人心之易感與君子之澤之遠感君復有尚賢之舉出於尋常皆作而可記者也故為書其本事於前而志歲月於後云

陸深大益書院記

嘉靖十有五年丙申冬大益書院告成書院在今四川省城之東北隅四川古蜀都而益州蜀古名也維我朝聲教暨萬里而四川號稱大藩合今昔之嘉名命之曰大益書院而書院之大者凡以丈化輔聖治也與古四書院之制同今天子中興加意文教薄海內外蔚然向風矣而是書院之成適當禮樂大興之後於時四川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西野張公瀚巡按監察御史玉洲陸公琳相與落之而顧謂深宜記深自乙未夏來轄蜀司與聞斯事稽諸案牘蓋自正德戊寅歲提督學校僉事王公廷相實始其事即故少師萬文成公之舊寓前為講堂後為燕寢翼以左右之室列為五齋進為先賢之祠樹之門閥繞以垣牆於是書院之體位立矣繼之者副使張公邦奇端方楷模於是書院之師模具矣士之來學者咸彬彬然巡按御史盧公雍熊

公相助以金五百於是書院之潤飾裕矣巡撫都御史許公廷光巡按御史黎公龍提學副使歐陽公重知成都府劉天澤王遵益以廡舍實嘉靖之甲申歲也巡按御史范公永鸞劉公輔相繼買田於雙流以六百金歲入以四百六十餘石於是書院之居養裕矣副使江公良貴出學道贖金凡四百左布政使林公茂達按察使許公讃相與佐協以廣門衢之地於是書院之觀瞻偉矣會張公鯤以副使來督學政請於巡按御史熊公爵加葺理焉甲午之歲僉事顧公陽和踵至請於巡撫都御史范公嵩潘公鑑再新之於是書院之基構永矣巡按御史鄒公堯臣以為未足也再檄知府邵經濟拓之潘公申之曰兹惟毋後時凡費重以三百金於是書院之圮廢起矣經濟乃具石請書其事以昭來世深按春秋之法最重興作凡始事必書凡終事必書是役也歷年二十經營數公前此所

未有也不大益於蜀乎在易有之震下巽上其卦曰益益之象曰損上益下益之象曰遷善改過夫損上益下政也遷善改過學也學與政通學所以學為政諸生盍顧名以思義乎學成而出持是以佐我皇朝禮樂之化益之名義於是為大是書院也殆將與岳麓白鹿媲美矣此王公建置之本意而諸公作興之盛心也皆不可以不記其諸牽聯宜書者具之碑陰

張翀中江縣佘嶺新道記　中江當兩川雲貴秦隴行旅之衝實劒外劇縣

縣西二十里有山曰高崖壁直雲矗俯瞰羣峯勢與青城大峩伍山之麓故有鋪曰雙魚踰雙魚五里溪水自北下夏秋交漲以行潦具悍滋甚有司者常橋之號曰高橋橋西上數里為鋪曰飛黃鋪之北里曰方基又十里曰走馬自雙魚而上逆坂重現時相勾連巨細石鋸鼎鼎齒齒行者必擇地

然後可以投步至走馬稍已又所在乏水泉當溽暑時公私往來無以濟渴不死則病循縣西五里出雙魚之北歷兩河口鑾洞直距方基走馬之間一徑弦直可通轍跡而少迂回演迤艱難攀跨之狀夾徑有井或寒泉錯出石罅汾濡浸美其聲淙淙所謂井渫不食者官道不出於此而出於彼何也新建余侯祺來令之五年不爲苛皦之政縣以無事乃屬其土人而告之吾聞道茀不治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周單子所以知陳之亡也今官道之利害前人之智非不能及此而不肯一舉手或有意舉手而奪於羣咻愲而不爲不智及之而不爲不仁愲於人言而不爲不勇吾無以令爲也兹將舍其迂而就其直棄其險而從其易僉其謂何皆應之曰然遂以嘉靖四年十有一月庚申刊木芟穢鑿兩河鑾洞之道而通之下上連延僅二十里廣如故道三之一并從雙魚飛黄方基三

亭於形勢之便區取南之直以易北不傷於民撤舊亭之材以為新不費於財首尾兩閱月厥功告成而縣之人忘其勞途之人始得便周行之安也兩河當高橋上游十里其患差小乃廢高橋舊址改創石橋二於其上為橋之空各三橋之陽為亭一不侈不陋亢爽可喜榜之曰仰止以休行役之士大夫凡所規畫動適人意旅俔讙呼如出一口按察使呂君道夫適以入覲過而嘉之遂更舊鋪之名雙魚者曰余嶺飛黃曰平易方基曰便民用慰山靈而示後來君子於是知余侯之善為政也予方戍瞿門縣博士李載陽不惜二千里走書曰願有記按周禮合方野廬二氏皆以道路為職凡舟車輦互敘而行之不使窒閡而月令以季春之月周視原野開通道路為訓三代之有司治其職以待四方之賔旅者詳矣蓋秉禮立制而授之官師細大具舉而纖悉無憾此所以為先王之法非

後世所及也去古益遠士之工於取名者贏詘之不知而敝所恃以侈耳目之觀其齪齪者視民之利害恬然不以動其心媮得避嫌以苟朝夕要之二者其操心之私均也然則為今之吏能舉事以貽百世之利非役志以干譽而求益也而民不以為病蓋仁者之勇矣於先王之法又深得其遺意雖欲不記可乎侯字原貞宋尚書襄公靖之後丁卯鄉進士其興學慎獄惼奸惠民之政皆有明法往歲寧賊之亂潔身以去志操凜凜薦紳間多能誦之者載陽雲南趙州人及典吏徐朝進皆嘗贊是役法得附書

楊瞻四忠祠記四忠者總制彭公澤巡撫林公俊川東分巡馮公傑川北分巡王公

源也正德辛未以來鄢藍倡亂旗幟千里三省煽動巴渝果梓之民死亡過半至今越三十餘年田

閭父老猶有能道其毒苦之狀者嘉靖癸卯冬余
出按巴州詢其事弟子員李生應麟等進曰巴州
東鄙五里許為長樂太平二鄉地山深林箐鄢藍
竇嘯發焉日甚一日勢如火焰維時王公自閬來
促其鋒鋒甚銳追至儀隴城陷公被執焉中一刀
六鎗罵不絕口而歿賊勢益橫至蒼溪滔天矣維
時馮公尾而促之大戰於鐵山鬬公被縛大罵遂
遇害時朝廷起林公於廢提兵剿之公見賊勢猖
獗遂單騎入營諭以順逆賊望見公皆驚服叩首
羅拜跡稍斂民稍寧既而朝廷特命彭公總督三
省之師公號令嚴明將士用命分人馬為數支隨
處誅截公麾節大戰於富村斬獲幾盡擒廖麻子
餘黨悉平巴民始安枕矣余聞之喟然曰以死勤
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以能禦大災捍大患
則祀之四公或倡策滅賊或仗義死節皆其維持
宗社裨補綱常潤澤生靈者也不於此祀世將奚

觀民將奚服同知李君琛學正張君文熙訓導王君大顯僉謂鄢藍作變四公遇變彌變皆自巴巴則可祀也於是乃建廟祀之題曰四忠祠云

余承勛修復越嶲東路記

越嶲當西南夷孔道自漢武鑿靈山橋遜水以通邛筰厥後孔明渡瀘南征隋史萬歲由石門以通南詔唐韋臯置青溪關以和羣蠻所出雖異而石門青溪則今黎嶲枕塞皆謂之南征道也然關梁徙治邊計益嚴故遠人涉險阻犯瘴癘穿菁落一綫而路焉鮮弗難且病矣嘉靖己亥冬憲使富公好禮按部黎嶲間偹隙之暇察山川險夷寒暑之宜祥凡可幹利害緩遠人者咸經理之弗遺乃謂大渡河古瀘水也孔明嘗五月渡瀘維其時炎濤噴霧禽獸避匿雖軍書驛騎交馳於津堠間亦必俟暑退瘴消而後敢渡河通走集焉相公嶺亦

號自孔明鳥道盤空雪霏晝暝俯其中蹟箐鷙湍諸番每乘以為亂故非哨期則羣百數十人弗敢過也嗚呼天塹鬼關動遺不測議邊者顧弗思以處之何耶於是爭請於當路中丞李公欽侍御董公珊曰國初景川侯曹震來畧蜀謂是古驛道以通越嶲葢利其風候宜人番酋嚮順履坦而道里捷爾今廢道之陳跡具在盍闢而治復之僉曰審邊土利害而趨避之善籌邊者也富公乃命寧越指揮丁鼇者率諸邊士自嶺西之首塗隨山刊木緣羅狪之境而東之則斬關有遺戍絕谿有遺梁標界而編織種落有遺虜約費省勞故不數月而遂達於峩眉之麓為通逵矣後復程達通經度宿衛而嚴夫善後計焉凡為戍堡五曰小菩薩曰黑麻溝曰一碗水曰板房曰金口為公館四曰舒快曰老木坪曰羅狪曰射箭坪堡館間置遞絡三百餘里每堡徙越嶲衛軍十人每館設馬五匹箭坪

則編戢眉民夫五十人羅狪則土民五十人舒快木坪則各越巂軍二十五人仍各置一人總領之以防守焉若兵械夾饟供帳什器之類所在靡弗備設有警則聲援相望遠害而蒙近利焉故人樂趨之至大渡河故道弗敢閉亦弗敢失守若古黎之南北二路惟逺人審趨避焉爾或曰天設之險人謀恐未足以勝之是路也乃謂審利害而趨避焉果天邪人邪不然籌邊之計創始難克復亦弗易苟易為力而且力焉若臯之治復石門道者天實相之悉後之人畏難無所於逃焉爾是故天實中李白作蜀道難篇以刺嚴武寓天險也陸暢更作蜀道易篇以美韋臯寓人謀也求之乎美刺之實則蜀道之難易在人弗在天也人謀弗可以勝天險已乎富公則臯之儔也經畧西南疏逖不閑治道乃其一端爾故樂為記之以俟議邊者

劉侃重開金水河記

成都環錦江為池江之支絡城中曰金水開自宋白敏中厥後廢興無徵也嘉靖乙丑侃來守是邦閱金水僅僅如綫蓋水宗於江邐隍以入河其後久堙而江沮止托源於隍耳又壅閼日增居人利其岸以自拓河之深若廣纔咫尺雨潦無所歸蜀人患之明年丙寅春大中丞宜黄譚公以節鉞鎮蜀始至即周覽錦城曰城外縈錦江如帶而內襟以金水重績交紐所以翕坤靈縕休氣胥此矣顧帶存而襟廢豈所以毓厥秀哉心籌之時大足支羅甫洸兵而焚道與南詔未靖又飭興都需材棘公方以敷和敘戎登材權政為急已而焚鑾遯去其冬十有二月卭都以南詔摠至而木政罷會公亦晉司馬總兩廣師以行乃屬侃而詔之曰吾將復金水之故顧釃其流也孰與溯其源明日丁未公命駕西循少城步觀於江之上游而藩伯楊公賢陳公

來光泉僉呂公膺暨閫帥張君焰沈君禮判守成都薛君衛知成都令董君石暨侃咸從行公忻然喜曰湟俯金水江復俯湟有建瓴水之勢於形便湟去江不能數武而近分江以益湟河宜自利其事無難便且無難而前修闕焉將以需令耶曰汝閫帥其休三軍閱使穿江作渠而濬金水之堙曰汝太守其西犨當儀東蹴龍泉之石固水門以節江之入溝堰津梁悉聽汝便宜曰汝令其刋汝山之木下沃野之竹以為江障明日戊申萬鍤具興又明日己酉渠成而江入湟越二日辛亥決河之壅廣三尺有奇其深三之一而河成匠石各以所徵至為石堰一閘一橋一於其渠嚮一於其湟既成公始至金水之漪洋然流貫闤闠蜀人奔走聚觀詫其神易由是釜者汲垢者沐道渴者飲紡者洴澼園者濯濯錦之官浣花之姝雜沓而至懽聲萬喙莫不鼓舞公之賜焉以為天漢之飛注也侃

惟在昔李冰以導江著烈廉范以貯水興謠皆蜀先猷也公是舉似導江而愈於貯水遠甚君子當能辨之矧公之膏澤蜀者不啻一金水已乎而其經綸之畧操易握簡神行風偃悉得神禹治水行無所事之機故功捷而利之溥若此是可以觀智也夫人視官如蘧廬一得代去使視若秦越公於蜀人獨眷眷護持洵若慈母之私其子思貽百葉之安罔不注心弗以去住而異其情也是可以觀仁仁以涵之智以運之公之庇蜀人者深矣噫君子之澤易堙地道之變靡恒安知後之不復如今哉繼公之蹟以永蜀人之庥又俟乎後之君子也匪托之金石無以詔方來於是述其事之所由而勒碑置於江上

任瀚浮橋記 越巂巖蕎幽壑出虎豹猸狖窟穴剸剕離奇輪囷以航清泠不測之淵使

人絶長江如道堂除歷都市不知凋瀁出風濤上此非有雄才峻畧彊仁義垂功勞永世如孫叔敖杜元凱諸人其誰識為此者長江在天地為物最險嘉陵江出劒南軍負果州東郭而下望之濤瀆張天名漱玉灘者又剌吳梁益通津中流巉巖多怪石夏秋水盛時石隱不見漫然且成安流至霜降水落則乃銜薄震盪槎牙怒號過人瞬息失便即舟敗覆沒不救下為魚龍餌食莫有出者故篙師往往據舟揖抗臂措頤邀取長物以困行路乃嘉靖癸丑春郡太守南山沈侯謀諸衆佐東即鶴鳴山下西距長隄甃石水步外各植華表相對時貫以綍絢繫橫江舫百數十艘版其上施籧篨為閣道以通輿馬往來無復淪滯其傍則為飛檻欄敞錯以朱黝望之若井幹銀牀鱗差陸歷過客凭倚延佇則水煙漠漠鸛鶴鶩鶂交戞上下臯樹傳陰汀花亂發月在菰蒲鳴榔欸乃橫渡琳宮梵墻

倒影中流劃然如夢如畫天倪道機皆自浮梁焉發之迺知偉人奇作與造化爭雄自鑿叢開國以來寶所未見江山有待將非其時乎昔秦昭王使其大夫李冰為蜀守鑿離堆辟沫水之害蜀人世世祀之今永康軍有神露冕而韝其袍如王者前有穹碑書秦太守冰以水事奉黃帝祀即如沈侯嘉陵江浮梁公不知百世後宜何所食報也沈侯貞白循良多惠政可銘金石諸無關水事者法不得書

王廷瞻禹廟記　帝王世紀及路史華陽元和志揚子雲蜀記並載帝禹汶山廣柔人也生於石紐蓋今之石泉縣云然則蜀於禹為發祥詩姜嫄所當生民之初若後世號稱湯沐邑者宜有祀考之宋嘗祀禹於石泉又嘗祀於夔門計有功張价為記其事而今皆堙沒矣嘻何其闕也

今上踐阼修舉廢闕興於禮樂靡德不報百物咸
周於是中丞巴陵羅公直指隴西郭公咨覽禹跡
慨然遐思言於朝請為禹廟成都如秦州祠太昊
之義以颺禹績稱皇上惓惓平成之意制曰可治
祠城中越三載而告成殿廡奕奕門屏翼翼丹雘
有奭肅肅藹藹款若降陟嗚呼盛哉夏后明德之
遠而聖主之事報斤斤休卷矣余讀書至禹乘四
載同九州作貢十有三載過門不入蓋喟然嘆息
於禹烈焉然其辭雅馴畧言之及讀他傳記所載
禹治水躬操畚耜燒不及損濡不拾抗冠罣履脫
而弗顧所又名川三百支流三千至於腓亡胈支
不遂竅息不屬以奠民於安土所謂臣役之勞不
啟於此者耶至他稱述戴鈐履已受笈河精如乘
龍宛委童律成光無支祈之類則又詭幻非常閒
余甚異焉然書亦稱洛出書錫禹九疇此與所稱
探符授簡者異乎哉今越之會稽山其上蓋有禹

穴焉意者天授神聖以拯九州之溺而貽萬世之安事宜有之如圯橋素書穀城黄石不必盡誣也世稱神禹有以也夫不然何其獨擅神明之號也夫以禹之勞如彼其功若此宜祀一尊邁迹則廣柔為降神之鄉宜祀二浙峻業則岷嶓為滌源之首宜祀三今河濟淮泗之間沿流裸獻而民間又往往家尸而户祝之而茲土顧無祀豈以沱潛既道蔡蒙既旅數千年無壅決昏墊之患忘其功而遂忘其報乎噫何其負而不德也夫祭之為義有報而無祈河淮以有事而數祈瀆也江沱以安流而弛報忘也與其忘也無寧數數者迫於菑患無所奔走控愬而為之不猶愈於食人之德而忘之者乎皇帝聖哲原念本始允答人心肇嚴蜀祀用彰明德且以重蜀於天下萬世巴蜀吏甿縉紳長老莫不趨走環觀咨嗟感激於斯廷瞻曰廼者國家有事於河河流順軌漉沈灣菑黔首賴祉大矣

哉皇帝之功與神禹並也吾乃今而益知禹德焉祇奉休命既告成事乃為究度天意推明祭義揚詡聖謨告之來兹曰

俾勿壞於成祀云

范淶新修揚子雲草玄堂記

蜀自蠶叢立國神明之冑輒有鴻裁令所傳詩四章質雅道真賨實惟德厥訓遠矣故代有發藻闡奇如王子淵司馬長卿以下疇非藝林赤幟哉要之聲文龍虎各以詞勝於道真無與焉維時揚子雲氏深沉聖學體撰契神其大人長揚諸賦尚土苴一班勿論論其大者為法言又為太玄經三摹九据悉根於性命天道洩羲文周孔所未洩即中原稷下羣儒瞠乎其後猥云雕蟲能之乎說者猶疵其擬易殆淺之乎口耳窺也甚至以仕莽相蒙投閣美新訛傳口實舉天下之大不韙身自為之雖紫陽文公尚未暇呼讋其枉刿瑣瑣者

耶不敏稽古證今知子雲必不仕莽者為說有五古者擬人必於其倫揚子比孟荀所從來久矣孟子何如人並駕推尊則揚可知也史稱郫縣大司空何君公新繁大中大夫張公濡中郎侯直孟皆以不附莽見殺此三君者子雲之臭味也先後同時州縣同地而時論以名流領袖但推子雲仕莽之事三君且不屑謂子雲屑之乎此以理而知之法言品藻漢興以來將相名臣獨不及莽時莽已專漢政伊周自哆乃簡袞一字愛於千金是何落落也恚丁傅董賢用事托志於解嘲知玄知默惟寂惟滅又屢斥公孫弘之容而曰如詘道信身雖天下不可為夫既以咳唾為華袞詎肯以出處為溝壑且素羞比於嬖寵又豈失身於篡朝此以其言而知之子雲始為郎給事黃門與莽賢等相頡頏夫夫者後皆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子雲歷成哀平三世不徙官薑桂之性愈老愈

烈即反面事其所不屑莽安肯信之况莽篡逆時諸文學以符命獲封爵者甚衆即位之後欲絶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有所獻莽遂誅尋棻投諸四裔子雲固同官於莽而素不附莽者也若先時乘其大逆而傾身以殉則可驟貴加封爵之榮若後時復美新觸其猒諱則莽必借之洩怒以示天下而有棻尋之戮兩者子雲無一焉此以其行而知之嘗讀子雲本傳稱雄有大度自守泊如亹亹數千言未言仕莽讀贊謂其受莽官作符命投閣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攷子雲赴京見成帝年已四十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歲己丑至莽篡位建國元年己巳相去四十一年建國至天鳳五年戊寅又十年則子雲近百歲與七十一之數何其牴牾也即始建國元年遂仕莽歲亦八十餘子雲無耄耋壽安能起白骨而肉之仕之乎再攷桓譚新語雄作甘泉賦一首夢腸出收而內之

明日遂卒祠甘泉在成帝永始四年戊申去莽篡位遠即未必卒於永始斷亦不出於平帝末年蓋其歲正與七十餘者合也乃云媚莽受爵不大謬乎此以歷年圖而知之前代名家為揚子忠臣者甚夥其在蜀疑以桑梓故姑不引若陸公紀之述元也邇王邑嚴尤桓譚張平子諸人所崇尚而繼之曰雄受氣純和韜真含道建立玄經雖周公繫大易孔子修春秋不能是過考之古今宜曰聖人司馬君實之法言注也力辯揚子安恬非求媚而思富貴贊美伊周諷莽北面曾子固荅王深甫之論雄書也比於箕子之明夷又擬於孔子之堅白惜其於雄之事有所不通且求其意而未明辯事莽之非殆抱遺憾然尤有所互證者大醇小疵則稱於韓退之玄經首則美厥靈根雖程叔子深有取焉邵堯夫王介甫亦每尊信其說而叔子又謂閣百尺未必能投介甫直以投閣為妄皆可為斷

家近世胡正甫焦弱侯劉元丙具有始末辯美新辯且曰揚雄谷永並字子雲劇秦美新乃永文非雄文猶史載子我仕陳恒孔子恥之指爲宰予而不知闞止亦字子我也叙贊之辭傳失其實蓋孟堅早世曹大家輩别有所聞而附益之不然孟堅述雄書極嘆子雲文誼至深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閲賢智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述事若此叙贊若彼不幾自矛盾乎此又以漢唐宋諸儒之論覈而知之然則子雲之謗何以致此世之憸壬立心稔毒者何限咸名之下借附滋多夫人欲速其功者借伊尹主變幸爲捷徑者借孔子五威將軍班符命四十有八類當時名高者所爲安知不忌子雲之軋已也而借之以自文且依稀懿爍炳炳麟麟襲其毫吻噫憸矣哉不敏官豫章嘗欲與友人著古今平反録一書首白子雲而力未逮歲丙申承乏參蜀藩詢子雲故里在署武

擔山南復閱舊志宋慶歷間何涉記墨池有凖易堂繪子雲像池心築臺其上有解嘲亭宴會之所有吐鳳軒今皆失其處獨街旁碑石一片鐫墨池二大字乃耿中丞子健叢守郡時立者字出米元章筆點畫風致而墨池遺跡淪於賈區蕪穢潢汙寄足無地因檄成都施令所學按籍求之會左伯程公叔明已先下其議施令遂商之華陽張令旋共聞之郡守協心力以應左伯又請之蜀國主樂捐池北店十一架地縱十一丈有竒橫二丈有竒池左地縱丈同橫得二之一居民業近池畔願售者給其值亦得地十丈有竒時觀察使沈公大叅董公學憲王公巡憲劉公少叅黃公閫司徐公淡公遊擊劉公各以薪鏹助復有右伯劉公觀察兼軍驛吳公以公事旋助亦如之而一切經畫悉受成於左伯督理於施令構材必擇鉅麗者石理亢甓必擇堅緻者卜吉興事抱坎面離北為草玄堂

六楹軨軒敞豁顯亞約采稱是堂前為平臺臺前即墨池濬闢逾於舊址甃石以方之池前為西蜀子雲亭堂後開隙地植陰木納凉堂左右為庖湢兩翼兩翼之南為碑亭二又南各遶池為棚砌綿亘相望可蒔雜卉奇葩列丈石映清波以憩以游談學娛賓無適而非適錦城勝跡蔑有右之者堂東為儀門外為大門繚垣蓋覆完密一周總計亭堂池地廣一百二十六尺袤倍之二門地袤六十餘尺廣半之垣圍共八十六丈四尺工始於丁酉仲夏竣於戊戌孟冬所費緡以五百計諸司道前後二郡守二邑令所助得二百餘緡外皆左伯約已積贏以濟之上不煩官帑下為貧民食其力落成諸公以遷擢行者六七人獨左伯學憲偕不敏暨茲歲繼至右伯周公觀察使王公前郡守轉今巡憲陳公共登堂融洩移日徘徊弔古聚散興思各溢於題詠之外酒酣耳熱左伯復舉爵揖不敏

余每聞子情楊氏覆盆今有其地矣表章先哲範
茲來許監司者事也請屬詞不敏愧無文而夙昔
私蓄欲借手以雪又憶慶歷墨池記亭堂諸製皆
當時樞密程公敦尚名義取材辨方乃致底績歷
今六百年復鼎新於程左伯聲應氣求遠相符合
數豈偶然哉爰述子雲本實并敘構歲月著於篇
且使天下後世有抱道好修者知浮議不能掩其
光雖千載而下猶有知己何損之有而汙蔑高良
自謂得計者知愈久愈千公論何益之有
茲役也其於世教人心庶萬一有補焉

楊名修諸葛井祠記

成都錦江街中舊有井其制與他井不同大約中虛方丈
深二丈口徑尺許精工堅固非俗工所能為以創
自諸葛忠武侯故托之名然侯之為此也自有深
意或曰蜀都上應井絡且當岷峨之勝故設此井
以通王氣審如是則侯為漢之心可謂無所不用

其極矣侯本草茅一介之士窮臥隆中寄志甚高
而托言甚近時未有能知者惟昭烈因徐庶之薦
往造其廬問以事勢數語契合魚水斯投乃賊之
不亡而漢之不帝惴惴旦夕是故智之所及力之
所能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且欲以人勝天以神
設教如臨卭火井其勢漸微闢而嘘之使之復盛
由茲而觀則修井通氣亦事之所必有者侯之報
漢何其忠且切哉顧歲久井且湮沒匪但疎逺即
鄉里之人詢厥所在皆茫然莫能對殊可慨矣今
年春蘗谷王公以大中丞撫循我蜀其治雖因時
損益而其意則多述侯之舊大抵開誠心布公道
以身許國以德飭政所以為之主本者逺相符合
故也考古修廢偶及此井遂命有司大加葺治井
上覆以方亭前別設旱碾以利民用井南設屏門
一內建正廳三間以祀侯像左右為廂各二門戶
區別皆前此所未有者工已名適以訪醫入省成

都知郡大夫馬君過予而告以其事且屬之為記余自有知以來嚮慕往哲每讀史傳至伊呂才致必掩卷嘆仰若難乎其繼至漢而得侯又復暢然以喜也由是而益究心焉乃知古今人所以為學與夫學之所以為用判乎其不相若而不覺悽然以悲夫身有出處道分體用固理勢所不能免然自宋儒始諄諄言之漢以上則不必然也伊呂余無庸論即論忠武侯方其躬耕南陽與廣元公威輩何所優劣及蒙三顧而後出出而經畧中原謀猷舉動必中機宜雖其時尚紛爭未暇於制禮作樂興復古道其以安危為已任親賢遠奸信賞必罰事先大義言合衆心規模之弘非兩都將相可望至於用兵如神十發九中張韓鄧馬未許比倫其學之為用果何如哉陳壽薛俞輩固不足道宋儒評品亦未超然乃曰若侯者體正大而學未至其甚者謂真以管樂自許嘗為後主寫申韓六韜

書及勸昭烈取荆益以成霸業遂斷然以其學為駁雜嗚呼出處有光體用無缺侯真秦漢以上之醇儒也而宋儒之論乃如是不知彼所謂學又果何物也哉識者謂舉宋儒以秉鈞當軸未必於事有濟要未可不謂之知言也乃如木牛流馬八陣七縱之事特侯緒餘往往竒之大加稱賞見豹一斑恐非定論矣惟傳侯者云其餘力所及官府次舍橋梁道路無不繕理玆言其有確乎余嘗謂伯仲伊吕禮樂有興與三代遺才之嘆庶於評侯為正而拘士之說政自無所損益也蘗谷公葺理斯井亦勿翦召棠不伐孔林之意且使後之人知賢者所遺萬世不泯而因小求大必有以侯為之師者風教所繫豈小小耶若以為竒其事而章之不可以語二公異世之同德矣余明非知人直陳所見附於記井之末雖不及見侯尚幸見蘗谷公而請正之也公何以教余哉

勸農記

余暇日嘗讀諸子集則見西山真先生屢為太守有諭同官諭俗諭州縣勸孝勸學勸農諸作義明旨遠言約事盡要皆可以牖人為善而勸勸農之文凡六尤簡易通達精切懇到真所謂民之父母其大意謂農為國之根本而勤為農之第一義故曰勤於耕畬土熟如酥勤於耘籽草根盡死勤修溝塍蓄水必盈勤於糞壤苗稼倍長又曰爾於斯時宜悉乃力於耒於耜於溝於洫良農雖苦可冀有秋惰農雖逸荒於田疇孰飽孰饑孰得孰失我勸爾民寧苦無逸其教之勤者備矣又謂凡以害民之勤者其事有十而上下各任其半一曰耽酒二曰賭錢三曰喜爭四曰健訟五曰好間五者之不改則妨時廢日是為游手之民困窮所不免也係於上者曰不時之科斂也曰無故之追擾也曰夏稅秋糧已納重催也曰盜賊之殃未除也曰豪猾之侵未戢也五者之不去則雞犬

不寧是則為剥牀之災民愁以嘆所不免也具最後復舉孝經庶人章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而繹之曰春宜深耕夏宜數耘禾稻成熟宜早收斂豆麥粟麻芋薯菜蔬各宜及時用功布種陂塘溝港瀦蓄水利各宜及時用功浚治此便是用天之道髙田宜早低田宜晚燥處宜麥溼處宜禾田硬宜豆山田宜粟隨地所宜無不栽種此便是因地之利既能如此又須謹身節用念我此身父母所生宜自愛惜莫作罪過莫犯刑責得忍且忍莫要鬬毆得休且休莫生詞訟入孝出悌上和下睦此便是謹身財物難得常須愛惜食足充口不須貪味衣足蔽體不須奢華莫喜飲酒飲多害事莫喜賭博好賭破家莫習魔教莫信邪師莫貪浪游莫看百戲凡人皆由妄費無節生出許多事端既不妄費自不妄求自然安穩無諸灾難此便是節用夫謹身則不憂惱父母節用則能

供給父母全此二者即謂之孝故曰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先生之勸農如此嗚呼孰不為上而先生不忘乎民事孰不為民而先生不枉乎天眞余嘗欲集其要者為一篇勒之金石播之閭里以廣先生之忠而贊明王之化顧勢有所未能而時有所未暇徒托諸臆想也已今年夏分憲阮公訓飭諸有司肆治陂堰以興水利維兹下邑奉以夙夜安居縣乞文請勸農事以颺於有衆予聞而躍然不廢迂愚備述先生之文使勒於石繼今以往凡邑之治人者之靚兹也則有序諸月令修其常職慄慄寅畏而不敢侈肆者矣凡邑之食人者之靚兹也則有力其常事供諸常賦孳孳勤勉而不敢怠荒者矣禮義興於食足之餘上下交於情洽之後往古淳風可以自致勸農之義抑又何以加諸是宜以為

勸農亭記

李長春修建武所城記

建武故山都地焚人屯聚寇鈔葆此蓋巢穴云異時戈矛所指往往搏景而還故焚人盤亘自堅虎豹咆哮於九關誰其揕胸而俾之刃也當元年之役都御史確菴曾公提大軍臨之誓諸將吏曰師不摩九絲之壘雖穿甲朽鏃不休也卒之搗墉摧而堅壁碎鄉者武夫健兒眄睨悼慄不敢闚足之域今五尺豎子可徒手行焉公迺巡省指顧謂藩臬諸大夫曰噫天地不鑿須隅哉然山川何雄且都也刬厥壤沃厥穀蕃楩楠合抱之材大者足芘兕象莽之生芊芊彌山也是徼外之陸海哉其議城事已又曰大山都不城則不戍不田則不屯必畱驍將彈壓之頓兵置營廡幾哉據危而固險也其議繕幕府司署與墩堡事已又曰焚人由漢通道來颸結侏儸嗜屠裂甚於饑鳥之攫食彼其腥風鼓扇疆土固汚穢焉欲祓濯之非素王弗化也其

議建學事已又曰此巨鎮中將校列矣營壘布矣壇墠置矣藉令鎮撫觀察之使與憲大夫行部至節鉞奚止也其議飭傳舍事於是諸大夫睹公經措井井纚纚犁然當心也因庀材鳩工程能計日擇郡邑長貳之幹局者分任之而總帥劉君顯叅戎張君澤亦各率其衆操版築以從督匪賦增役匪農占經始踰年而功成矣城週四百八十二丈上陽橋四百四十間下水洞二座三門各樓中為兩院行臺為兵備道為總帥府為安邊同知署為坐營守備廳為建武所為倉儲為學舍為城隍旗纛廟外堡十五墩二十二升而望之長堞嶢嶢穹樓巖巖塢壁棊置鈐析畫衛環而覽之阪田峛崺膏腴滲漓闤闠若織周廬若帷盖抗重阻而益要害也史法城成必書又所名出自上命宜特書故諸大夫李公楊公羅公陳公於不佞授簡焉長春按圖嘆曰茲地屬在蠻荒自剖判則然也魑魅之

與族猓猗之與鄰日月猶羞燭之何論人羣也而是役也通縣道為版圖易蠻俗以雅化高城浚隍之間得以春秋耀吾軍士而令跳呼之徒化為絃誦卭筰冉駹牂牁夜郎諸君長胥震怖傾顙各願葆塞即有寇越獠黠之謀亦竄首結舌而不敢動蜀中兵日少惟此稱腹心之疾今乃得當俞附湔浣漱滌灌然病已矣夫破蠻擒王獵巨寇若拉朽大勛也刷恥攄憤拯赤子於阽危大造也著壽石晝使來者拱手而受成大計也視武侯擒獲散羌威詟山徼不尤爛赫慴伏哉迺諸大夫協應則萬月柄事則歎掌咸無媿娓娓之勞臣云

陳以勤青居山重修慈雲寺記

青居吾郡名山在治南二十五里嘉州江遶郡郭而下至山之北趾曰前津又紆折而西且三十里復至山之南趾曰後津而去蓋郡下

流之雄障也山踞兩津壘厓一髮中蟠澗谷多廛市人烟其顛三峯並峙中名青居以山青翠可知也旁曰君子峯曰金墺峯巖磴間隱靈蹟三十有四最著者曰仙人洞有丹井丹竈曰七佛臺有佛足鳳足之異曰光明臺有佛光時見登青居巔望四面江流浮練若在几席景尤奇絕郡志稱山有亭四曰白雲光相汲江五友蓋昔人觀眺遊適之處又郡公伯溫為郡嘗有詩曰江上苑亭名四水山頭禪刹占三隅則其飛甍連構之盛尚可想見至宋淳祐九年制置使余玠以兵燹嘗塹移郡治於此因山設險瞭遠為備昔之亭榭藍宇又化為樓櫓鋒鏃之場矣入我明來山中舊蹟大半荒蕪獨所謂慈雲寺者巋然其巔殘碣尚可考為皓昇禪師開山號牧牛道場皓昇者渠江聖果院神僧常駐錫青居有禪床木虎之異者也迨近歲寺僕傾圮柱礎偃踣榛棘蔽徑僧多散食他方余少結

精舍讀書山麓每登臨四矚風雲變幻舟楫出沒未嘗不嘆訝為洞心駴目之奇而又咨惜墜緒無人力振之者會隆慶庚午余謝政歸里幅巾杖策徜徉山水間因慨然以經營為已任詢之故老僉云寺在山巔上雨旁風僧不能安住稍移下數十武依山臨壑風氣宛蓄葢吉壤也因鑱岨為平移舊宇飭新之為殿堂五間次山門兩廊庖廡畧備其材木工費皆余捐歲禄助之已復莊嚴像飾令僧圓繼住持稍拓旁壤可耕者若干畝資其葺修於是名山勝蹟儼復舊觀而來遊者咸有所棲託以遂其窮捜極覽之致寺僧礱石請余記之余起而嘆曰夫兹山也自洪荒肇闢已然時平則幽亭曲榭以供士紳壺觴之適世亂則峭壁深壍以修戎旅渠𢈪之具隆汚之態瞥然若流而兹山者何嘗加損毫毛其間哉顧人情睹變故則必瘁然以憂處安暇則必奕然以喜而余也生太平之世沐

浴明聖之膏澤以休逸其老於此但見夫山若增而怡水若增而澤廣原媚我以晴景長林爐我以惠風向之壘堞欹傾更足指點以為瑰怪之觀而助吾之樂豈非至幸至幸者歟吾又聞佛氏之説惟一真性不壞其諸大地山河皆屬幻相睨若漚芥矧兹一山巖寺舍之廢興毀成何足控摶者然則彼之痒憂於世變者固為非達而今之流連情境意適忘勧亦予瞻氏所云僅取一餐飽同歸於朽腐者也僧方晏生精進以修其師之説漫書此付之俾稍知悟入附載營建歲月於左方

順慶府西溪新修廣恩橋記

順慶治左大江而右西溪溪發源西充崇禮山逶迤百折而來並城西面距大江不能里許若拱若翼若為之縮束演漾渟滀而乃南下稍迴逸滙於江當縮束處舊有石橋跨溪載郡乘曰西橋相傳宋嘉定閒建至嘉靖初始頹壖云其址接

北鄴關外為走肴府孔道輏軒瑞節之使相望勝篋儋負者趾踵交也夏秋霖潦滂溢溪流扼於江無所洩莽莽成巨浸傳使坐稽王程征夫弛肩而嘆焉絕衝濤者往往委魚腹霜降水涸揭洸逗淖中為病不可忍官或為之架木設杠約歲歲庀飾疲費矣於是郡人爭言復舊橋便以用詘作勞未暇也隆慶庚午余謝政府歸里目擊阽危狀嘆曰橋之弗圖害哉昔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行舟車擊互者萍氏禁民毋川遊本朝都水令若曰諸通達驛道以時葺治河津合置橋梁者所在起造蓋遵用周典云且斯橋也亦其廢墜是為將蠲民疾而非厲之也夫以起利則仁以興墜則誼奉憲令則恪稽古典則順豈其不可哉會大參靜齋梁公分守吾郡娓娓詢民所便苦余首舉為言且請以上一歲夫廩之賜稍捐田穀百石佐工費什一梁公曰嘻美意哉顧道路津梁責在長吏其孰若飾廚

傳急也而令鄉之先生長者職其畫乎遂偕分巡僉憲王公議符合闔閭之大中丞雲澤王公侍御允吾虞公咸相與嘉獎厥成下之府若縣商計經費而耑委西充簿毛鳳彩者董其事毛有局幹稱經始之日四顧周環覘土藏制曰溪流長而深濶橋非高廣無以壓水衝即高廣非壯厥基且速之圮兩岸壖堧善崩非厚布之堤以扞湍洑射齧而橋不可規圖夫語有之堅樹在始矣於是揆日鳩徒首築堤堤東西衡七丈有奇甃石為之樹櫟柳以護石而後釃流劃波疏淪溪底植巨樁密揵其下叢臥碇石盤亘螺結為墩離立水中者八從墩系石犬牙亟錯魚鱗雜襲攢扶而上鎔鉄液注其中旁設鉤環為空以行水者七而後成橋橋高三丈中稍窿起而兩腨平翼之欄楯表之石坊其修眎高九倍廣減其高三之一其址移舊橋上流二十丈許其夫役取之十一里若境內寺觀其匠直

若木鈇膏堊之需則兩臺各圻贖金三百兩道各百金太守鄭公還大尹段君公帑各五十金洎余夫廪之助為千金而羡者什之二復歸之公帑其始事以萬歷六年六月十三日其訖工以八年四月十四日蓋橋成而睨昔規橅閎傑巍壯有加爛若星梁之架漢蜿若玉虹之卧波雖復狂瀾砰湃暴浸欵軋恬然付諸屐舃之下而不知於休績哉是役也余實首其議諸大夫謨謀僉同而梁公懋德尤力若乃目擂心營無靡財無窳工以垂永利不泐毛簿有焉當役始作多齵舌謂成工難猝睹比春揭具飭民乃大龢會載經載營靡愆厥素一日而鳴湍長津化為夷陸砥道行旅如歸無褰裳失檝之虞邦人士女黧老黄孺扶攜來觀謳謡祝佛之聲鏘洋塞耳非夫佚道使民民所胥好鮮其弗濟者與至夫鞏石嶔巖縋之淖淵工故不細矣一無斷絙刓膚之恐若鞭若叱神來相之無亦天

之有意新斯橋久矣始藉人力成之耶橋既落成諸大夫問所以名之余請以廣恩名諸大夫曰公之業在卷阿之七八矣處隴畝而猶然不忘主上推所為隆輔優耆者以媚其鄉之人斯名允哉余曰非然也諸大夫分虎竹綰銀艾祇宣明天子美澤起民墊溺登諸枕席維不佞若騄之從靮焉而何敢自為名於是橋成二年以潮陽周公來守郡始謀琢石紀成績屬筆於予謹撰次其事之顛委若此嗞嗟乎西橋之舊吾郡宿老頗能譚述余童丱游詠其處及見斷石齒齒在兩涯也尋則蕩無跡焉矣使橋初阤圮在事者不惜為之傾接絕計則何至遂壞其壞也蓋人也令余等傲天之靈幸藂羣英以復舊規然而程較勞力難易奚百倍啻矣夫天下事當緒業未造則慮始難樂成易比鏬穴欲生則補塞易撤新難獨一橋然也哉余等勉成其難辟之如室已鎮甍矣所願後君子無忘彌

維其易斯橋之為千萬世利也其可既乎爰綴銘詩用紹方來其諸有勞茲役者例得記名碑陰銘曰迢迢蘭溪自克之西蜿以長兮爰究爰度伊昔有作矗犄梁兮若墉既治弗塗墍茨失周防兮岩岩維石日齧月濤蕩為汪兮厲者滅裾馮者其魚胥盡傷兮嘻溺嘻墊恫瘝克念萬夫望兮起墜則那噂沓孔多築道傍兮荷天之休鄉士叶謀人神襄兮役者子赴功如其素拓前光兮垂虹亘螭於以落成舉酒慶兮瀰瀰浸宅駢肩躡迹通莊兮耄倪來觀舞手歗懽頌言颺兮嘻克慮始蒙成則喜逸且康兮成之孔艱期保厥完垂范范兮來者斯愛尚俾勿壞利澤泱兮諗爾攸司賦此聲詩永無忘兮

陳宗虞錦屏書院三賢祠記

錦屏有書院建自嘉靖初祀蓋太府山陰

柯峯張公為之中有尊道閣三楹貯經史書其上閣下為大槓函三木主祠晦翁朱先生南軒張先生兼山黄先生以南軒兼山吾郷先正卓然者傾二公一時學術俱樂取晦翁祠之一堂示諸生尚論知取法也左右翼有齋房幾許各窗疏几榻繚之周垣以便卒業比閭之長老者云初閒不任人文即治舉子無法自張公為書院簡郡庠校少俊者羣其中日討論之自是始昌文學即令源源科第皆張公遺也蓋至今思頌公徳云傾祠閣垂今五十年礩砌解漶榱桷蝕植者欹塗者剝階城榛蕆既非朝夕往諸公竟無一葺之者疑嫭在民勤抑彼疏通罔逮耶非虞敢論矣歲辛未穀所黄先生以名御史叅知大藩左遷兹守吾郡即知旦夕且陟宜其情傳舍郡齋然先生𨚫懃總閒劇益親彊力下車之初百度具舉蓋嘗休沐屏山之墟詢三賢舊額而瞻拜曰嗟乎彼諸亭洞屬遊冶者

置亦可矣獨奈何祠先賢而傾圮之至圖閒也乃為度材量日計徒飭工費捐以廩餼之餘力集諸市肆之僨者既踰月落成令峻棟重橑軒翥千仞而丹藻掩映視昔疑加焉因城南甲觀哉先生以問記陳子陳子感焉夫彼治二氏者彤宮紺殿金碧不背人至傾家樂為之不遜則信其道深耳吾儒者治古聖賢即不在莊嚴奉持為教第經類祠敝守神上不妥漫不為省乃於治二氏者用心何如哉敎所先生篤信聖賢學宗致知而務躬行其立身訓士諄諄惟孝弟為本亟欲斲浮歸厚挽古淳龎之俗故所為表章三賢者如此先生故重惜民力厭營創視郡後工作首此即先生心可知矣嗟吾黨小子遊息祠下思齊而仰止焉無負先生嘉惠至意哉謹書以記

巴州二關記

巴州治控大小二巴山故多嶄巖折阪詭磴巃峯望之屹巇西南崔萃萬

狀中黃城者盖稱嶢岏祭剌四絕鬱為賊藪四方無賴亡命逋逃所歸盖時麻沸突出掠我蔘阛廩廥係掠子女磔殺焚燎殆至慘惡捕之輒若鼠竄伏箐莽乃其谿竇詰曲人莫知所向若栅砦巢窟處却又負固扼塞居然憑陵我不可驟得擒縛即知蠆蜮肜細不足一撲第其螫人不意求之既去殊亦力不易加嗟嗟黃城若類是矣今督撫中丞黃岡王公巡按御史金華虞公正度肅僚重求民瘼蓋為蜀之人别嬴除殘莫輯生養之者靡不極至頃披往牒得故所為創諭黃城者知其稔惡狀謂川之北此為隱憂也則以付諸分憲王使君圖之使君通方廣謀規摹甚辦二公則惟其便宜之也乃檄之郡别駕吳君往俾徐徊畫之吳君相黃城介巴達二州間達州業既築龍船關烽候其東惟是西偏當我巴長樂太平二鄉之衝不為障塞彼可徑取道馳我矧龍船既嚴彼不得東則併而

西来我勢且如甌將致魚肉二鄉人咲彼也則相
雲城滿明俱屬要區可托壘壁相距纔十里柝聞
遂及又可聲援相臂指早宜急闗梁其上使君則
以協諸分守梁公既以報之中丞御史二公旋以
下郡太守潘君計工築定錄戍儲戎器又因而申
明比閭保甲數宣太祖皇帝戒諭仍為翼以社學
俾咿唔相達薰使興起盖自是二闗蘇然與龍船
鼎峙為犄角聲勢唇輔嗟嗟黄城即不悛奈何不
讐我儆備乃皆人子有人心者既不得出肆劇奪
餓喙靡噬安知不翻然感悟改行善良也盖使君
不獨欲威賊實欲徠之夌使就化意如此則戒幣
陳子屬為記其事嗟乎設險守國王公尚之彼衛
家者必勤環堵㓷乎領方隅有疆場之寄者哉蜀
遠事無論頃若丈羅黄賊鐵捕蔡賊尤切巴者則
近如乾溝何賊俱猝起不測之勢大帥雖旋踵就
仆乃既糜爛過當矣今茲方畧早辨曲突巴之人

所儌福威靈有涯哉乃黄城人懼而湔其汙風而漸於善也所儌福又有涯哉陳子則又窺使君直方正大凛然風節盖時悼蜀之人財盡力憊比比相率而盜也則愀動顏色故所求在貞廉吏而疾慼叱厲在墨者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然則茲暨二闕毋亦籌其次不得已為之乎夫巴林藪華實固饒區也僻在窮儌往部使督郵者素不問其地乃先是有巴者孰不厭巴去奈何不俾黄城入盜也今使君儼然三尺在上潘君暨吳君諸英僚在列一時相觀倘所以來蘇巴之人而甦生之自今日始乎乃二闕不斯須鏟之可矣中丞公御史題名在行省臺中梁公題順慶署中使君諱來賢雲南臨安人辛未進士潘君諱良貴浙江上虞人己未進士吳君諱朝宗江西建昌人鄉進士

周洪謨西岷保障圖記蜀為坤維大都會三面鄰
蠻僰番羌南則夜郎靡莫
西南則邛筰都西北則冉駹冉駹有六夷七氐九
羌即威茂二州之地也又其西乃松潘之西北為
吐蕃東南雜氐羌種落既繁險阨彌固羣夷據巖
嶂以為邛籠碉巢善製堅甲勁弩走巖壁捷如猿
猱凡蜀民之轉輸松潘者常掠於道其為蜀患從
來久矣然而松潘之所以深入而壘者蓋以據羣
夷之奥室而杜其門戶故羣夷之不敢覬覦成都
者以有松潘也四川都司指揮使周公貴往歲奉
勅往備其地方蠻酋董布等出沒公累能禦之而
夷黨刼奪軍餉公又能親督矢石擣殲其衆公聞
於朝遣使賞勞由都指揮同知而進今秋士君子
有繪圖獻之者題曰西岷保障蓋以嘉公之功而
繫之曰西岷以松潘在岷之西也雖然蜀徼之要
害者莫若松潘松潘既靖則全蜀靖矣是西岷之

所以保障者豈非全蜀之保障也哉繼自今尚其益殫乃心益遠乃籌使吾蜀永倚公為長城可也公有勇畧善撫士卒自藩憲大夫及閭巷士庶皆稱其賢公之先君子有功太宗朝積官如公今職宣德間公應補成都後衛正統間征麓川盡養有功故擢官都司公不惟克樹忠烈又可謂克紹先美矣公以圖来屬為記故書以歸之

喻時移清獻公祠記

清獻公祠者祠宋太子少師趙清獻公者也移之何脩祀典而行僉志者也先是臺史時祗役問往哲功德蜀人者於郡之主政方湖王君詢主政君曰功德莫尚清獻公矣祠在貢院右城隅地僻十年罕聞式視圯榱腐瓦崩牆頹梁走鼠而來芊木荒苓良可慨焉臺史時曰吁其廢祠哉乃圻紛餘檢宋列傳讀之至公號鐵面御史與辯死振獄觸權救賢

療疾活饑推貧嫁孤棱故相之帑嚴辛長之諭執
隨鷹之廉流隨蝗之神炯告天之誠溥鍬一月之
仁穹秩禜加豔名完歸竟饗有哲裔緣堂雅歌山
水之適吳人稱榮諸形模粹然耀然為世標表者
業已傾企矣及於治蜀地迴民弱吏肆不法繩之
而茁薅髮櫛下慰上服者乃神竦魄動匆匆然有
太史公向往之嗟因念公祠可移而風也商之撫
臺戴公暨越掌藩事大參黃侯光昇掌臬事副憲
王侯繼芳副憲韓侯一右僉憲安侯如山孫侯璧
咸曰都因分臺之西南隙地數弓得無礙金若木
若石各若干㩲成都府通判楊繡督治焉為堂三
楹為垣為門為坊當通衢俾人人瞻而歆豔云祠
成則壬子冬十二月也夫貨賄行而牓虐榜箠濫
而干綸有司者敝也久矣是故取往可以儆來舉
哲可以範愚龍龜繫介鱗之宗星緯切昏旦之仰
玩繁簪而得宛珠必愕迷雜珥而覩傳璣自竦莊

顔作於蓬髮禮服欽於弁裳謂公祠之不足以風世也邪肆率諸部吏署成都同知邵大爵通判王譽民推官吳國寶而下如祭典血食之藩侯臬侯謂不可以無記也故述之云爾侑以辭曰彼阻蠶叢山川遠而貪黷易睢魚獵横施凋氓喁喁遐裔曰咨覜焉婾合澄者為誰猗嗟清獻百世之師恭從王事專與惸嫠詢瘼於微滌垢其熙飲氷作㮚委玉宣儀簡易弘耀中和協宜子罕讓績伯夷同逵苦心一節清風四馳俯焉民驩上則主知元儲作訓英台繼禕九閫慕聲四蜀蒙毗遺愛如覩世孝鮮比國之元氣人之遐規省府爾希里落其綏陰扶璿化永賛瑤禧錦江走龍玉壘蟠螭清獻之風流益何期遷祠煌煌然蘭熏熏叶誠勒文神之聽之

劉應箕忠孝節記

刑部左侍郎胡公以草除初死建文難自永樂歷弘治俱以時

禁未解官遊者憚弗敢談厥事後御史熊公相巡
按四川立祠於滎縣祀之時正德八年去茲又七
十餘年矣尋廟宇傾圮蜀之學士大夫談靖難革
除事者俱彷彿未究其詳至於胡公尤憒憒焉鮮
有悉其顛末者余每慨世之司風教者狃於故而
弗敢彰善表節義縱心有所嚮慕亦欲彰明往哲
而終弗克自振竟寥寥焉胡公不幾於湮沒耶萬
歷甲戌監司田公分憲川東其除奸剔蠹明罰勑
法蓋罔有遺力焉而敷政覃化之餘又恒以風教
為首務適部使者孫公暨郡守朱公咸與公同心
同德銳意崇尚每諸有司來謁見者輒以其邑之
行誼風俗古今人才下詢爰諏博訪恐砥名飭行
者晦弗彰也不數月大足令康君果來言胡公事
載在縣志者畧不可詳然其出處之大節仗義之
危行則固有以備其履歷者夫君臣之義綱常之
懿乃生人無所解於其心者恒人或競榮而迷道

或怵勢而屈身或歷難而易慮則秉彝之賦在厥心者亦將解之以縻於世而罔知所以自根焉者滔滔也乃胡公當靖難渡江之際首倡大義抗節不屈彼豈樂刀鋸之慘而惡爵祿之縻耶記稱其富經術性方介其再從方孝孺游漢中蜀獻王有問學日廣道德日隆之贈則其所以抱蓄於胸次者固不凡而稟賦於天眞者自與恒人迥異故當利害臨大節乃能脱然不怵於勢不競於榮不改於慮若中流之砥柱屹然登華嶽而不可移若逝波之入海千瀾萬折而不可回也嗟乎傑哉百餘年來顧未見有表彰之者果以時禁未解耶然文皇帝為高帝之子建文實高廟之嫡孫革除諸公忠建文所以忠高帝文皇當諸公之死曰彼食其祿自當盡其心耳昭皇帝亦曰若方孝孺輩俱忠臣也永樂中先後詔復諸公家而胡公與焉綸綍何諄切耶提挽綱常培植國家億萬載祚運於不

替者胡公之節義其關係世道豈尠少哉田公仍飭邑令康君芟地鳩材於縣部之南建祠立石而又定其常需命有司春秋祭饗復裔胡興先等課額令之世守祠宇夫廟貌森嚴棟宇華飾風節宣朗也歲祀無斁衍兹蒸嘗神明監槩也復其家恤其後俾之世守堂宇忠魂依托也諸敦誼崇化之典其偉歟胡公諱子昭字仲常名志高誌載謂太祖改今名往來從學方孝孺講明理學蜀獻主重之以明經儒士薦為滎縣訓導建文初陞翰林檢討進刑部左侍郎靖難師渡江建文四年九月死之時年四十一父名復初母郭氏皆年八十餘子五人給緝縉等謫戍女金奴沒為官婢胡子義初名志遠亦膺薦辟分教威遠又陞山東按察僉事及遇兄難棄官逃丹棱晚有懷鄉詩載在誌帙者督意悲壯蓋有得於兄之教而伯仲齊鳴者也蜀嘉定誌具載二公為滎縣人然備查胡氏家譜及

子孫作佛事錄籍并永樂赦復其家勘合俱為重慶大足人記載明甚而榮縣則子昭初訓導所經地也或曰志遠為蜀府典寶或曰子昭為史官陞兵部侍郎刑部尚書或又曰子昭無子止有一女名金奴各記載者以時諱不敢彰灼其事故彼此舛誤互為沿襲然胡公孤忠勁節所以扶植人紀綱維世道者將與天地終窮固耿耿不磨也其他又曷足深考耶若夫楹椽瓦石之細祠堂棟宇之度則有司存又何暇悉記哉余惟服當時同難共事一門父子兄弟之高誼御史熊公之令圖而又嘆今部使者株覽監司田公之表暨郡守諸公之振拔邑令康公之經度足以風世哉足以風世哉

黃克纘合州重建鄒汝愚祠堂記

嗚呼自古賢人君子盡忠世主不遇而死者何可勝數然皆其臣是而其君非也獨賈太傅遭遇漢文不世出之主言幾售矣竟貶

長沙悲痛天絕此千載而下所為憤鬱而不平也茫茫宇宙慶殃反覆賢人罹禍古今一揆若鄧汝愚先生者又令人深怨而極悲矣先生弱冠登第讀中秘書值孝宗皇帝即位聰明仁孝千載一時乃矢口言天下大計欲進賢而退不肖自以為引繩批根可幸無罪故直抵執政侵貂璫而不避也豈蔀蔽明日中見斗竟令權奸得售其計以他事中之遠謫炎荒溘焉朝露嗚呼先生之志過於賈誼南海之謫遠於長沙身沒之年短於三十悠悠天道慘毒實多何忍言哉昔太史公作伯夷傳謂盜跖老死東陵夷齊餓死西山致疑於天道之是非夫夷齊之餓夷齊之所安也彼其志扶綱常身甘槁死視百歲猶旦暮等彭喬於蜉蝣苟得死所雖千萬載可也又何恨於彼蒼獨謂先生所處則可以無死者一言不合遇巷有期間關萬里生還可俟使帝宣室求賢遂臣見訪則君臣之交歡於

魚水豈墓不遇世死者哉乃為炎風瘴雨所苦一
疾不起天之報施善人於是為不可知矣先生既
客死厥配劉孺人扶柩歸蜀皓首全節從先生於
九原邦人士為立忠節祠而俎豆之志雙美也祠
在空山間寂無人歲久不葺且有風雨飄搖之患
新安汪潛夫督學西蜀詢諸士子謂祠廟不稱何
以崇先哲而風後學乃請於中丞艾公直指王公
檄州守曾君移於郭内而更新之由是廟貌改觀
士知鄉往祠三層層三間其外為門中為堂以居
先生神位後為寢室以居劉夫人像堂室左右各
房三間棟宇牆垣飾以丹堊施以塗茨行道之人
顧瞻嘆息謂此鄒先生祠也樹以人懷鳥緣屋愛
天理民彝此謂不泯矣余承之西來樂覩成事乃
為之記蓋先生下獄時有欲以危法中先生者少
司寇惠安彭公予鄉人也獄成不署名先生得不
死其謫石城余鄉蔡虚齋先生贈以詩有終不為

君恨天地有正氣之語其不肖何敢望二先生後塵然好德之心同符先哲讀先生傳而不潸然其出涕者非夫也故不揣鄙陋叙其始末若先生之所以不朽者固不在祠之有無也曾君名嘉褎麻城人崇奬忠節得為政首務是可書

陳文燭牛頭山工部草堂記

潼川盖唐梓州境而牛頭山在郭門外杜工部嘗登其上所云三載客蜀郡一年居梓州是也參知梁尚賢憲使王元德分鎮劔南捐金庀木命刺史張粹南為草堂於山巔余試士過焉刺史乞余記之嗟乎公遭世變飄零於蜀或自綿而梓或自閬而梓坎壈之狀十載流涕而誦其詩者興忠君愛國之思即公在梓州詩如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壠頹聞第一義迴向心地初子瞻嘆其以詩入道猶庖丁以牛入也輪扁以輪入也蘇氏知

公乎是公詩多於蜀而妙悟於梓公神其托茲山
哉天壤俱敝可矣昔唐陳子昂梓州人公過射洪
學堂撫遺跡而弔焉有感事會一時此堂豈千年
之詩若為今日而言者則牛山數椽與金華並峙
乃不殺之慨慕於公奚啻公於伯玉哉浣花瀼西
余業有記而今又托乎片言具有私感與若謂能
飽公殘膏賸馥而
揚榷之則余豈敢

曹樓重修成都府儒學記

余覽史籍見文翁當漢武時天下承秦後人不
知學蜀最僻陋而獨首建學校遣子弟入太常修
先聖業其效至文學比齊魯常嘆美之思一觀其
遺風焉已而承之拜西川督學之命安治之明日
祗謁先師周視學舍見其規制赫奕氣象森古詢
之則相傳為禮殿之舊蓋愀然有餘感也學故修
葺於弘治之十三年越六周星圮壞湫壓傾欹丈

狂時久則敝其理固然顧非所以妥聖賢而崇文教況首郡實全蜀之倡泮宮尤具瞻之地哉欲新之無與計者適郡守耿侯初至見與余意合而或者難之謂費非數千金未易辦役非二三年未足就況木政旁午事在中梘耿大不然請得外府金五百粟千石勤里旅三月而以落成告余視焉則殿廡更新門堂重麗黝堊丹碧綦錯熒煌石砌堅完垣墉峻整不獨師儒寧其居而聖賢棲靈之所亦足以肅拜瞻而虔禋祀矣心樂其成而異其速詣其故則費大半出耿侯俸錢而父老子弟騖方慕善任勞宣力者咸激於侯之義故財不詘公帑工不費時月而事以克竣學博士及弟子員請余記以傳夫文學吾職也記惡可已為之記曰吾聖人之道等於天地彌綸乎宇宙而貫徹乎人心生民含是無為命脈矣官師含是無為政教矣彼文翁何人漢何時而乃力行教化大振文風豈吾道

有將昌之運而首試之蜀抑天將開蜀人文之盛而潛啟其衷耶一時即有司馬相如張寬輩顯於朝後之學士大夫誦詞賦之英誇七車之富不獨羡二子而歸德文翁文翁雖賢不有二子亦無以成其美矧今熙洽之朝隆於漢代師帥之賢不讓文翁而蜀士之盛遠邁古昔其何以自樹立而稱飭學者意即以學宮喻夫子宮牆稱高美然五倫其棟楹也六經其門户也而其理具於吾心自有繩墨者在焉子亦見夫匠氏之營斯學者乎基址奠矣羣材具矣必端其意嚮注其神視直以繩經以墨而後門列户分棟隆楹峙數仞之牆指顧而成則脉理貫通而操之有要也學亦如是矣今聖道稱大興而人各就其性之所近安於意之所向以自為習百家諸子乘間開竇爭門名家啟岐途而塞道真鉤奇翼詭之士博聲華競世利蔑棄倫紀綱常於不恤蓋身遊聖域賢關之内而不覺自

竄於戎徼夷島之外庶於夫子之指矣耿侯新斯學也夫亦有厚望焉耳諸生處止其中而欲不愧斯學其說在聖訓而其事在日用也毋迂視誠正之說則繩墨端毋支離六經之門户則趨向審毋撓折五倫之楝楹則植立固聖人之堂奥吾且登焉而漸於入室即端木氏所稱美與富者心覩之而身有之矣此學庶不虚哉若實華而濡其實參高而削其址過孔子之門牆衆且麾之彼文園侍中尚不負文翁爾諸士亮不忍負耿侯必有進而求之者矣耿侯諱定力楚之麻城人起家進士初為駕部郎有聲其學實宗伯氏伯氏倡道東南為海内宗侯講其業故治尚德化崇本務若此舉尤其守成都首事云

耿定力大儒祠記

成都之有大益書院剏自正德戊寅歲越嘉靖甲申始落成即

萬眉州相府故址也督學使者莘三川髦士為除舍授廪立程而教之一時號稱得人內江趙大洲先生其最著者以宋周元公曾僉判合州二程侍太中廣漢伊川又涪州編管尹和靖就其師涪州注易與華陽范淳甫綿竹張敬夫蒲江魏華父俱祠祀之使諸生有所矜式已考明薛敬軒以大理督餉至蔣道林以觀察水利至與合州鄒立齋祔祀祠中歲丙寅豫章胡廬山先生入蜀督學首定祀典萬歷丁丑故相張江陵盡毀宇內書院毋使諸生聚議大益書院亦在毀中諸儒木主尚存弗祀也歲丁亥督學使豫章郭相奎先生為胡公高弟展謁祠下低徊嘆曰學以景行祀以志思大儒在蜀可弗祀乎爰檄郡邑修祀事題曰大儒祠因諸生請又以大洲廬山及前觀察使孫淮海祔主入祠命不佞力記之不佞力念洪荒既闢維世覺人曰君與師自天子以至一郡一邑之長皆君也

自聖人以至一言一行之善皆師也君之治績顯而易見師之教澤隱而難明然不藉名位不假刑賞風施奕世澤流罔極尤稱師哉大哉孔子為萬世師矣漢唐鮮真儒獨以詞賦擅名學者貿貿焉莫知所師元公崛起荊楚主靜立極蜀其過化也彼其初風之未同蜀與中原尚分黨而角立迨其既也張魏二公同聲相應與世而宗濂洛之教信哉師道立而善人多矣淳父文章節義蜀人所共推轂而依依與吟風弄月者為伍豈無所師承耶明聖人御宇作之君師淳化所漸真儒輩出士之秉道而入蜀與蜀之應運而名世者皆薄辭章而崇本實尚躬行而窮性命無論漢唐蓋駸駸乎由元公以上遡孔子皆然矣古者上帝有專祀列國祀其境内山川諸儒在蜀辟則名山大川也是祀也不出蜀都而有餘師焉可已哉世人欣豔貴富者至天子之宰相極矣萬眉州不能撫有第宅張

江陵不能禁人之必不崇儒亘古今參天地在此而不在彼學者其重有省夫

郭子章陳文端公祠堂記

萬歷丙戌冬十有二月子章入蜀道果州過大學士陳公廬而式焉是時公埸已五月矣又明年以試事入果州欽弔公靈於棲樂山之麓長公學士君持喪堊室子章從學士君所得盡讀公生平所著學明日果州諸生上公祀鄉賢狀子章曰公非三川一鄉士也諸生固請曰江出岷漢出嶓冢分流外馳所注無方所出則有宗果亦公之岷嶓也已惡得無祀乃下有司崇祀公鄉賢又明日諸生合郡邑父老復上公專祠狀子章曰公業已並俎豆於兩先賢而專祀奚也諸生父老固請曰日月不並出狐不二雄神龍不匹猛獸不羣公道繩聖賢功施社稷其行純矣惡得無專祀乃下有司以其狀聞之少司馬中丞徐公柱史何公守道大

參劉公如有司議卜地創祠專祀於米城學士君
間而諸子章曰是非先公志也先公生而恂恂於
鄉待市井小兒情瀾不竭揚而以其祠房鬺享之
貲貲其枌榆人不孝皐矣何辭於先公子章曰不
然下邑故相楊文貞公子章為諸生時嘗相祀事
於其祠已司理建州建州楊文敏公祠亦如之今
席文襄趙文肅二公皆專祀遂內匯創自米也學
士君曰無已請拓舊鄉自屋之下無煩里旅上無
損於公帑以終先公志以儆諸大夫之惠於百世
於是有司一聽學士君祠而僅以春秋祠具載在
祀典亡幾何祠乃落成有司者蠲吉奉公主濟濟
森森薦豆具中學士君始函書告子章曰先祠以
今年正月甫事七月已事內而廟寢堂廡外而旅
樹唐陳旁而墉垣牆屋幸俱糞除當秋之次丁日
已設先公位腥肆爓膾絃歌而薦之矣惟是麗牲
石未辭敬以屬子子章三讓不獲竊惟公當隆慶

初相昭陵其豐功駿烈幕帷幄而曜台階國史書之大司馬張公狀之彪炳矣至其末髦而懸車興卻而告老睎捐相印如釋重肩許相國銘公謂近世大臣出處之際未有如公勇決矣夫公之出而相天下也相則伊呂相而處也處則綺黄使夫人睎之若春夏秋冬不可為常子章常竊窺其微矣公之言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方可稱王者政不與適人不與閒而能格君心之非方可稱王者之佐又曰生之於人大矣一失不復得者也人以至貴之身而逐至賤之物如明珠之彈雀以有涯之生而役無涯之知如精衛之填海以恬然無慕之生而自投於必不可救之地如夜蟲之赴火以奄然有限之生而好為人所不知何人之計如愚公之移山其約而言之則曰逆來順受可以廣度順來逆受可以燭幾嗟嗟公惟廣度也廣度故能格非所以應待萬方覽耦百變也而

成昭陵之相業公惟爛幾則肯生若鵠丸掌中足
以自樂也故不難巖居川觀以成今日一代之典
刑由是譯之公之所以相所以捐相其得之說約
者深也昔者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三月魯國
大治齊人歸女樂孔子不稅冕行伊尹出有莘攻
鳴條相湯以王及嗣王克終允德始復政厥辟而
歸說者謂仕止久速用舍行藏夫子若太和元氣
千駟弗視一介不取尹蓋以天下自任古聖賢相
人國其出處進退類如此以公視之何如哉可以
勸於彝鼎矣公名以勤字逸甫號松谷一號青居
山人其先世出閬州陳泰公後幾傳而為訓導衡
衡生太學生信信生大策是為公父以公貴三世
褒贈如公官子即學士君溫文貞白隱然負公輔
器如公嘗曰云子章適籍晚隆慶庚午舉於燕而
公以是年去國丙戌仕於蜀而公以是年捐館舍
不得一日侍辟咡之詔乃交驩學士君時時習聞

公令德名訓猶侍公側也因錄祠事饗聽與誦方
高山而仰止娓鼎銘之無文其辭曰粵帝會昌宅
宇紉閣下為岷山上為井絡金隄東雄玉津西鑿
景福肸蠁神降棲樂清泉醮月寶臺鳴鶴篤生異
人暐曄繹約諸自列宿鬱為帝師行齊曾史學顧
宣尼洌比宕渠魏埒綿虒肅皇之季公守其雎昭
陵御守卜曰非羆作歲霖雨為國元龜十事沃心
四箚陳愫箴星熊熊冬日煦煦祇繇昭蘊士頌陶
鑄帝眷方殷歸來乃賦育於丘園致其師傅綠野
裴晋洛陽文潞公惟廣度大人格非公惟貴生搢
人燭幾出也虎變處也鴻飛道遂莊濮容與嚴磯
帝念舊臣屬公古稀鐘鼓喧闐寶錣紛緋得全全
昌星隕天府天子曰噫奪予尚父太常議謚司空
復士嘉陵瀰瀰周原膴膴巴賨父老涕洟咻噢杞
公鄉賢築公廟廡匪位之欽惟道是尊於以薦之
來蘋來蘩於以奏之頌虎頌塤感德百世福衍來

昆西京韋平東漢楊袁
勒之珉石永式神垣

溫江三烈祠記

予讀漢廣詩謂文王化行南國先及江漢游女在今荆郢間以地考之文王都岐即今鳳翔之隴距劔門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始東至於澧豳睢之化自西而南惡能不蜀而楚耶竊意蜀之願化當迷於江漢秦漢之際代以節烈著巴寡婦清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為築女懷清臺漢元氏女求父尼和屍於巴江哀號自沈明日與父同浮江上岐隴之化流長矣予入蜀行部訪貞懿閭里過岳池得石氏三姑矢心不適共拊弟孤閭之直指何公表厥宅焉已入溫江溫令全君方上任氏三烈三烈故任教諭高妻李氏及二女幺哥留哥也教諭由錦陵遷萬載舟薄華嚴湖盜掠其舟欲犯二女二女罵賊赴水死其母從之越三日屍浮水面抱持如結錦陵人

義之畱葬江滸楚中丞趙公賢閒於朝移文於溫
溫令県即教諭故宅旌之有年矣乃者里豪宅鄰
祠給任氏子將鬻之仝令廉而譲鄰豪捐金敞其
祠并飭椒楔成都詹守聞於予予顏其祠之堂曰
江漢清流三烈實沈於江漢也已上其事於直指
傅公公旌其義於是溫之三烈與岳之三姑並稱
蜀中脈巴江元女清臺寡婦三千年一轍豈闗雎
漢廣之風至於今猶烈耶仝令復匄予言鑱之翠
牲石予惟曹娥之碑出邯鄲淳饒娥之碑出柳宗
元故能幼婦當年膾炙後禩予媿不文而揚芬表
烈又督學使者事乃為之辭其辭曰維江之源出
自岷山凘清於灌匯為嘉陵出夔入荆合流沔漢
江漢之間被化岐䧘家生淑媛蜀氏三烈從夫從
父錦陵之殞絲楚入吳艤岸華嚴横流而亂榜人
不戒潢池从合遂遣於難匪利其貲寶榮其色女
三為絮母女交臂妹姊牽裾赴波如飴若亮二女

為湘夫人峙於九嶷若楚貞姜漸臺以俟沈於水湄漢之廣矣江之永矣不死者誰五華之望三澨之濱孫家纍纍楚臣以聞天子曰噫國有貞姬移文蜀郡即其故里春秋以祠我來行部漢羨元女秦推清臺不恤有家惟弟是怙岳有三姑如溫三烈夙兮戕戕麟之儀儀乃擻有司式廓舊宅載葺故帷為歌楚些為哭天乎齋沓涕泆魂兮來歸遲爾錦水棲爾綿虒曾有邯鄲皖有宗元予媿其辭惟揚爾芬鐃之

貞珉千載女師

西南三征記

蜀之北與秦鄰東與楚鄰稍東而南而西與夷鄰夷最巨者冉駹白馬之種或上著或移徙蠕居雪嶺洮河間皆氐類也比松茂而耕牧國初設松潘衛鎮之蜀人曰松潘夷夜郎邛都楪榆之種魋結緉脚隨畜遷徙無常處地方可數千里南距滇西距吐蕃國初設建昌越

舊五衛鎮之而屬行都司蜀人曰建越夷其種族繁夥聯絡於邛之西犍之北界於烏蒙抵於馬湖為膩乃黄螂雷波牛吔等部而膩乃為大屬邛部自馬湖設郡以其地邇蜀人曰馬夷此三夷者秦漢以來各自雄長建元間唐蒙司馬相如始建議通道戍轉相饟耗費亡功尋罷之獨置南夷夜郎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為自葆就不能臣使也其後竭天下力挾平南越之威僅乃通之置越嶲沈犁汶山武都四郡唐宋以來西夷多沒於吐蕃南夷後割於蒙詔元初始復漢土而乍臣乍叛邉屢失亡至隆萬間三夷鼎沸麾城㭊堡今上命少司馬宣城徐公案西南邉事公至不二載三駕而蕩平之子章典在筆札乃以監軍謝君詒行陳紀事作西南三征記夷松潘古氐羌地自洪武十一年御史大夫丁玉討平之設松潘衛衛故有二路東路由江油抵龍州西路由灌口威茂抵疊溪縣巖羊

腸道莫通五尺山間盤錯羌環居箐列砦四十有八當事者羈縻之每歲元日餉以金繒歲不下數十萬鎩羌飽日驕狂逞叵測萬歴初魯賓兎建立五王城距松潘千餘里羌有白利者述賓兎近番地蹦作兎革作兎革慴伏而傳賓兎語叩寨以告於是邉吏慮賓兎氛惡而羌中國師剌嘛者黠且健連於賓兎恫喝中國勾引部落雜沓松城内以外千計勢益張諸族牛腦羊腦灣仲占柯等咸附焉鋸木刻合大小姓詛石歃盟時時圍結黄沙壩喙伏硐壑中虜掠行旅轉餉及踐更卒膏血塗草野至邀寨總帥車旗殺千夫長百夫長二人乙酉夏楊柳番與太平堡解牛傭市肉食而鬬詭云堡人酖之嘯聚諸番六月攻普安堡驚埽水崖掠石門擁入金瓶堡要增歲幣格殺百戸陳克勤中丞雒公聞於朝則以兵屬今都督李將軍應祥將軍提三千人趣茂州與副使劉禹謨黄焯計攻克楊

柳廟子虼蚤諸寨十月徐公至蜀三馳檄往諭之不聽築墻浚溝以絕東南聲援見戰卒不盈數千相傾笑曰南人磨子兵奈我何磨子謂子旋轉數不益也十一月丁巳擁衆五千突犯平夷堡官軍與戰郤掠我人去刳其腸繞二牛角上急驅牛犇腸寸寸斷報至公上疏得請乃徵播州酉陽平茶馬湖諸上兵檄右布政朱孟震主軍興叅議王麒竹監諸軍副使謝詔覈功罪羌秉大兵未集丙戌正月既望擁萬衆圍蒲江關駕七梢砲璟擊城城幾陷叅將朱文達出與賊殊死戰殺傷賊數十人始解去已諸路兵繹至公出視師永康召諸將立帳下指授方畧曰河東西吾力未能畢舉西阻於澗東連吾堡飢在剎膚汝等并力擊東勿失又曰賊敗必泥首畞命惟是我衆降賊尚夥汝等亡殺降亡㰚擄衆皆唯唯乃檄遊擊周于德將播州七千人營鐴鍋嶺遊擊邉之垣將酉陽兵五千人營

蕎壩臘叅將郭成將叙馬兵七千人直抵黄沙叅將朱文達將平茶兵四千五百有奇營茨溝而一統於李將軍二月庚寅昧爽將軍誓師鎮平分道並進三月丙申國師剌嘛率灣仲占柯等犯歸化于德伏拏於鐵爐溝一戰擒剌嘛灣仲守備曹希彬牙將劉繼祖擒占柯綽兒拓等軍威大振戊申破丟骨又破人荒阿牛阿用卜洞玉琢等砦壬子文達兵由間道襲克阿孝擒其率刑究柯東兒拓是日成之垣各出兵拔龍溪鹿卜乙卯于德兵圍沒舌砦沒舌斗絶賊踞險自固我兵四面火攻賊盡燔死丙辰丁巳諸兵合攻蜈蚣茹兒東路溝盡克之之垣於茹兒獲其祖輪髑髏始嘉靖初輪以松衛指揮守北定關遇害茹兒令鏤其首漆為飲器至是歸骨松人詫焉四月戊辰破悲閘窠溝石柱餘賊奔雪嶺復聚茨崖會諸路追兵至賊悉委牛馬輜重啗我我兵斬關入賊辟易竄死崖下河

東平公乃趣諸將戰河西羌思答地等恃水漲晝江而陳待我公與將軍策曰彼恃河湯池我誠出不意夜絕江擊之西賊必不支我既西栗谷必懈回戈東指勢若從天而下此所謂首尾如截應接自難也諸將爭言莫吉將軍曰羌未見我兵恃河為固稍遲兵形露賊空壁遁我即渡已為也亟誠諸將如期雞三號悉引兵東筏渡河薄賊所遲明賊駭竄猶出死鬬我兵扺而殺之克思答地標下士唐萬興射殺前鋒一人即前手刄百戶陳克勤者諸縱發分擊西坡西草歪地乾溝樹底雙橋挖撒等砦羌敗走盡拔之晡收兵會食大雨如注竟三日江水漲筏蕩諸將始服將軍先見云栗谷以兵既西備果懈五月壬寅夜既半咸兵襲破其上中下三砦斬首數十級餘黨遁追至白草乃還甲辰克牛尾牛尾最狡酋合兒結善占卜豎柵自雄將軍分兵三路之垣遮後文達左拒叅將劉用光

右拒宣慰楊應龍以所部精兵從中擊之賊據柵礌石下如斧馬諸軍奮死登縱火焚柵斬合兇結父子賊潰我兵追及之連戰松坪黑松林黑水河賊大敗半赴河死得所積糧食軍軍留十日燒其砦餘糧以歸時東西河俱下殘羌竄巖谷中依偏頭結賓通譯者詣軍門降請罷兵埋奴受降先後埋者凡二十三人牛尾又出丁馬羌所予銀鏍質於官以示款誠且指示廟子溝所詛結盟石碎河中郭成帥衆壘營於黃沙改名平番隱若石城比之無憂焉乃疏諸將功次於朝上嘉公功晉兵部右侍郎廕一子諸大夫將士陞賞有差公既平三賊還錦城乃建南羽書日至三司諸大夫議曰羌與虜鄰國之尾也蠻左滇右蜀而據其中腹也辟之如牛馬哀蠻集其尾猶且祛之顧任侵其腹莫之藥乎公唯唯乃疏曰臣秉節鉞鎮茲西上越巂土人不靖非獨三城也瀘河之南邛海之東諸夷

猓番部雜居地寬長孽物衆藏奸建有叛夷曰安守曰五咱大咱者俱土官瞿紹良部酋曰謀㗌血兆主因而煽虐逞狂越有邛都部落曰黑骨夷者始以酋長構爭流毒境土甚者及王官據篆符不奉天子法度臣竊懼焉建越倒懸急矣請拯之疏上制可徵天全刺馬諸路土兵募雄邊子弟益之共萬八千有奇十月監軍周光鎬自順慶入建昌宣諭上威德首廉指揮徐孝忠賓之理以絕夷內援已諸路兵繼至李將軍以十二月辛酉至僉議河西桐槽當分擊之且置黑夷勿問參將朱文達領兵七千守備滕光國坐營田中科攻河西五咱遊擊邉之垣領兵六千守備王之翰翼之攻桐槽王大咱以都司段文炳千椒於越巂且護糧餉行都司宰調元通叛丘一奇專出內將軍自統材官吳文傑兵二千居中約丙寅抵賊巢以甲子夜半發越巂直走三百里文達兵夜抵禮州所百戶張

勳者陰結五咱偵我時倉卒勳不之知昧爽陳軍於河賊半渡迎敵文達居中光國右中科左將軍殿後材官周以德兵衝天砲盡發賊潰我兵鼓譟渡河斬數馬賊河水上直擣諸巢柵破之據其險而壁馬是日斬首二百五十有奇走水死者無算之垣之翰兵攻桐槽斬首百二十有奇丁卯文達兵攻樟木箐戊辰攻磨旗山連城之之垣之翰兵攻甘縣破之大咱亡匿山谷中壬申五咱馬賊千餘於磨旗山挑戰我兵四出各張左右翼以德兵衝賊騎馳兵分縱馳半合擊斬三馬賊餘盡披靡諸死傷無算賊退保旄牛山旄牛者故漢延寧間張喬破越嶲夷地也十六日丙子文達兵大破之夕時大風起攙槍星自東南貫夜半賊西遁與安守合守故紹良族子嘗為巡捕長遂用此以部勒諸夷誘漢皐人亡命者為逋逃主巴中猾陳光華者為之主畫刻篆符自佩出入擅僭制乃與五咱

保聚西溪沙户馬立三大柵自固於是調之垣之
翰兵來會丁亥將軍移於河西是日調鹽井剌馬
兵三千亦至獰狰跳踉盡裸軀類非人形夜壁河
西與將軍營相望會有詗賊謀刧營者將軍突拔
營而徙夜二鼓賊果來襲遇剌兵敗之自是賊退
保沙户馬諸路兵進攻急賊潰走我兵力追於魚
水安界前後斬級四百有竒五咱走抵魯罵魯買
者故咱父逆止廝役也其子擢掏力可敵數十人
故咱依之逆止死時時下巫言禍福每教五咱戰
法且云歲在戊亥不利土人崔繼賢者謹祀之陰
與張勛厚自蔽於咱至是建勛與賢責以詗咱是
時公移鎮臨卭來議者言賊乃即黑骨種而黨逆
有黃鄉一路又即安守族屬恐賊急遁賊且防賊
出與賊合於是徵兵三千以都司李獻忠守備劉
繼祖指揮尹從壽領之馬湖戒之建而不旆三月
庚寅將軍與監軍議南夷以安守為望非先致守

不可得五咱然守追不可卒縛計誘之乃佯出循河西諸營問勞諸兵士疾病者歸而壁理經堡示悍關五咱於西亡來意是夕詗者報守賊集大斧火炬數百宜備非常將軍戒諸營壘待之以中科領兵六百劉于麥達去守故砦三十里守果率衆潛歸伺虛實庚子夜密遣材官高逢勝屬精兵三百銜枚間道雨夜入麥達營伏又檄諸屯田吏士伏營左右為援壬寅守來襲營諸伏兵齊發格殺賊五十餘級奇兵劉懷者手斬守逢勝生縛光華諸散走者伏兵盡追殺之中科解守甲虎眼金带飾以雙龍刀刻五星丈蓋梟虜云守既殪西南邛筰苴蘭靡莫諸酋長皆震怖於是髙山四堡大小七枝諸西番爭乞降各埋二奴於道合掌頂佛經誓如西羌故事是時之翰於越巂伏兵大孫山掩黑夷酋長生得阿弓凹溪咱等七大酋一則手刄千戶丁應時者越三日戊申之垣擒五咱於昌州

初軍圍咱急咱適將軍授指揮王吉計且屬之垣伏兵擒之七兒慈安四兒自知罪浮五咱咱擒次必及先聚黨數百據虛郎箐以待將軍乃召紹良佯責之曰若自治羯奴亡久煩官兵也四月辛酉撤各路兵故有事於卬夷建父老來謁請留兵者謝不與見癸亥見旗鼓北行諸裨將先一日發是夕四兒自顧其部落曰總兵循河北去矣且解甲寢夜半將軍率諸將悉返甲子昧爽兵抵賊砦光國先登破之四兒走丈傑兵躡之西番擒之是日建城發兵捕其妻妾并其弟破波把事張煒盡殺之煒故陰賊挾四酋以亂土官中冓每以睚眦殺人莫敢問者至是始正其罪云庚午將軍之晃山是日建千夫長趙應宣與王大咱賊通者王咱走匿普雄酋長姑咱所丙子丈達之翰軍於普雄之五里箐之垣軍於桐槽之哩波羅為犄角勢之翰乃引兵就王咱所藏洞穴擒之咱中流矢死是日

丈達兵攻南箐黑骨巢之垣兵攻栒槽鐵橋邸畫
破之共斬首七百有竒二酋既死黑骨亡得脫黑
骨故卬都所部乃唐巂州林蠻史所稱卬都最大者
以有君長也今卬都領印與百夫長等故土官嶺
柏妻沙氏淫於族人阿祭負印歸之孽子應昇爭
不獲祭死其子鳳起勢益强應昇曰醢酒為廣洪
番所制至是議者欲征鳳起以及賊乃然道遠終
不得要領議未決公遣華陽劉令賔檄王之翰諭
鳳起鳳起恐內印乃釋去而廣洪番故殺應昇者
屬之翰將兵二千破之斬百級是時公方欲下令
解甲而前所遣防賊乃三將違節入賊境營於涼
山賊酋撒假故凶狡歲師衆出沒縈丁稍因閒剔
孕烹嬰填肉盈坑侵越地二百里與中鎮白祿枯
須為死黨黃鄉夷安興楊九乍為婣婭至是興九
偽降導官兵深入伏發三將死焉報至公復手疏
請討分兵三道遊擊周于德守備滕光國出中鎮

副使武尚耕監之叅將郭成朱文達都司萬鏊出馬湖副使李士達監之遊擊邊之垣行都司寧調元出建越防賊逃副使周光鎬監之叅政周嘉謨督餉右布政使彭富叅政張孫繩後先紀功而李將軍應祥居馬營權四面都護仍徵土漢兵共四萬有奇以冬十月出師公移鎮嘉州兩監軍議曰中鎮白祿枯須二酋實翼撒假枯須自謂凉山之逆歸而略血死白祿及諸將而遥其蓋與於家此於法亡赦惟是上下六落熟夷元未助兇請無筋無骨用廣招來又膩乃黄蝍並討彼必并力抗師而黄蝍屋江裔上亡若姑捐黄蝍以便輸而分膩之勢佚膩平師歸扶凶酋縶之公稱善十一月戊中中路兵先入賊悉衆保官廖河庚戌于德遣天全兵擊之而令酉陽兵擊蔦鷄坪賊阻河拒敵光國兵銜具剗酉陽兵潛亂上流出賊後撓之賊潰走泠溪河李將軍以十二月甲子督馬路進攻宅

黑擒其酋胏舌胏阿丙寅中路兵悉抵枯樹坪蜀
光國守官廖以遏緩歹巳已克馬蝗山山迫阨賊
礌石如壁我兵仰攻不克于德遣酉陽兵攻山前
牽賊而自將標兵宵度火燒崖逵出山背夾攻之
賊不能支棄山遁大鷹崖殺馬溪溪險惡賊巢絕
壁下我師攀藤策杖不得入癸酉馬路兵克白究
天星囤先是成達上舍文安民諭安興待以不死
意興中持假九乍集賊萬餘團四山分枝接戰矢
石如雨下我兵冒險攻之播州兵先登各路兵銳
箭齊擊賊大敗遁除夕甲申武監軍趣中路兵乘
賊懈渡馬溪營於木瓜與賊持明年正月己丑假
糾衆由大南門大木瓜兩路突襲馬營播州帥楊
應龍率衆大呼衝之賊退壬辰中路兵攻木瓜斬
白祿於陣祿屢敗恚憤至是糾賊千餘從大赤口
出木瓜躍馬督戰甚銳酉陽兵伏弩矢中之祿死
獲其黨已別阿尼等斬獲無算壬寅馬路文達鏊

兵破小木瓜二月己未中路兵發木瓜進次於出水坪明日渡利濟山士穿雪蟻附達山椒營馬辛酉破大木瓜大赤口獲夷囂夷書牌甲及涼山營將衣蓋癸亥中路兵焚西姑擺先瓜等巢馬路兵擣大小木瓜等巢是時公自嘉移鎮叙州趣諸將擊賊籌水陸運道革抉咬笋亡不具庀直指何公趣川東庾粟千艘至軍中益踴躍甲子建路調元之垣兵破敗於梅古河乙丑文達兵擣撒假巢假僭西國平天號堂皇樓室大踰制窖苦莪圓根不訾谷量馬牛至是我兵資糧於敵無慮飛輓矣乙丑允瓜呷黑等夷來降不果庚午建路兵破賊於普陀河辛未中路兵焚大赤口巢癸酉破虎背崖乙亥馬路成兵分三道直擣賊乃諸巢賊男女突逸悉擒之丙子文達鏊合兵攻魚塘口斬白魁魁故殺李獻忠者丁丑建路守備王之翰遇賊戰於凹曲腳河破之戊寅馬路成兵遇賊於葫蘆山大

破之三月己丑馬路諸將合兵攻凉溝壘戰於萬鄉谷獲白魯阿什咱假弟也庚寅破拖梅河甲午允瓜貫書等乞降於中路獻馬甲公許之辛丑馬路兵破小凉山庚戌鏊兵破老鼠囤擒假妻男女是時假窩沙馬氣益奪中科兵破虎頭囤擒阿咱咱故殺尹從壽者四月甲寅文達兵破鶯嘴崖辛酉戍兵連破七洞闕石崖白崖革它洞假與心腹勁夷四十人伏三寶山石壁中我兵架連梯追之從夷多射死遂斬假臨之假自其父普書伯約熙張虎闕號䲃普王世濟具允至是乃伏天討云已卯破它黑擒西姑擺壬子移師攻黃鄉破祛裏密俘安興母楊氏興遁五月乙酉破海腦辛卯破卯古俘興妻沙氏辛酉鏊兵攻石坡羅坡囤乃俘安興安興者故土知府嗣也貌雄傑力敵百夫居嘗自言馬湖我故宅我必復之及假誅興自虞不免與安勉據祛裏密抗官兵至是就擒惟九乍未獲

獲其妻馬氏公念佳兵不祥不爭事末諸夷纍纍降者與之更始如日者松潘建當故事還侵地畝血閫牛革埋奴為誓戊寅下令班師公疏文武將吏功次於朝各陞賞有差更畫善後策十五事移兵備以資彈壓置安邊以固封守設撫夷以便分理開縣治以育殘氓改守備以據要地設巡檢以轄黃鄉定酋長以束邛夷修武備以控要荒設堡墩以嚴烽堠正疆界以杜侵爭清土田以供邊餉撤守戍以省遠徭更勅書以專責任遴守備以馭窮陬簡職官以裨始事上悉從公請下其議著為令夷論曰古今武功著於西南夷者建元之後有武鄉文饒然未有一時並舉如徐公之出奇制勝者考上下川南叛猓在建昌有木託安守樟木箐五咀咱之害在晃山有桐槽王大咱之害在越嶲有邛部黑骨夷之害在峩眉有膩中瓜夷之害在馬湖有膩中凉山赤口與黃雷之害此皆各負虎

嵎名雖不同陰相搆結往往合羣兇而後從事不有以大殺之猶厝火也三征既定旋圖安輯公豈不能盡諸羌而芟薙之猓與番界甸奴姑畱以蔽我耳畱侯勸高帝捐關以東棄之三人以圖楚趙中令不欲獨當邊患故畱太原職此志夫

沈朝煥復綠雪亭記 圖空粉塊感象化之遷流追昔愴今憑物情之契注眷焉

自托雖一室而永矢晤言浩矣無涯豈陳迹而遂遺褋抱臯壤搖落祇觸悲秋人代差池徒深弔古臯臺此署建置何年白馬褰帷久試經綸之手碧鷄持節相傳黼黻之工地近錦江亭開綠雪儼美人之在空谷幸此君之傍西窗宜對琴書虛比郎官之筆能清棨牘寒凌御史之霜過有東谷敖公爰及西涯顧老雜言有紀述美成詩博求判水長箋編摩不乏豫畜武夷健筆題什常函石背松篁

偏動晁補之之夢想錦屏筠石不辜喻汝礪之風流雪色不移真心有藉嗣以情遷傳舍遂令迹冷雲闕修修沈葉底之蕭湘冉冉迷枝間之淇澳江州墮林粉竟蝕苔紋渝野竹枝詞亦成孤嘯雖省宪布法表正之闕巋然而燕坐凝香晤對之區寂若每紛紜於簿牒義斷琴歌時倥偬於科條生塵酒賦跡隨人往勝以塵淪步履前賢求面目於殘書靡禮唫哦故壤付感嘻於敗葉遺藁欲拓新懷聊存舊事或並美於文翁雅化遺成都之講堂差比踪於閬道琴清續華陽之國志如其爾爾亦示毋忘其高雅者可留刻竹之題即塵趨者亦免食肉之俗圖為不朽共布大隱之高風傳之其人庶幾比德之君子恭

疏短序用遣公餘

曹學佺萬縣西太白祠堂記縣西有太白巖在西山即絕塵龕也王象

之輿地碑目云絕塵龕三字在西山石壁上字畫瘦勁類晉宋間物唐人題咏甚多相傳李太白讀書於此有大醉西巖一局碁之語太白蜀人也其詩之見於蜀者若成都散花樓漢嘉峩眉山白帝城蜀道難等篇在集中可攷而紀事稱其為彰明小吏時令屬詞不偶輒為接之令遜其佳以此見妒則來蜀楊天惠所載也予得諸碑刻有題江油主簿廳為米芾書及象山蔔題云夜來醉卧月下花影零亂滿人衣袖恍如濯魄於氷壺也此真天仙語本集皆不載而涪陵有渡曰李渡以太白曾渡此即婦人稚子能知之矣獨萬縣西山者不甚著聞至為天仙橋以別之而過者未嘗問也予詩落句云一自金陵問消息無人指向萬州看蓋甚致慨然黃魯直勒風院記謂西山之勝東望巫峽西盡郁鄢不敢與之爭抗魯直在蜀久斯言不誣予謂太白讀書此嵒中宜有太白祠而萬令方君

好古樂善予門人典客陸昇彤等唯唯叶力遂書之
源委於道士常明且系以詞曰太白先生金行之
精壟西帝裔産於昌明起家小吏不習逢迎牽牛
堂下諧謔隨聲逢彼之怒離鄉遂輕扁舟下峽出
白帝城顧瞻西山葯葹崢嶸挺然拔出巧類削成
素開練石翠點秋屏絕塵龕上夫非世情西泊厥
迹讀書著名何時非醉而忍獨醒何事非局遑問
變更事在有無語類不經人心愛之夸詡為真樹
若曾倚其色數滎泉若曾酌其聲清泠何以祠之
厂屐上乎栽虹為棟架壑作楹峽江蒼蒼白雲自
橫飛鳥時過嚶彼其鳴薄言訪之而懷友生悵然
不見涕淚沾巾聿觀茲役堂構以新懷賢述古二
美則并江山勝銘文明道
亨千秋之後令名不湮

遊峩眉山記

出嘉州之西門為峩眉徑而峩愈用自遠遇津焉絕流者二揭衣者一既

入縣縣田食堰水膏液雲油有沃野之稱遇嶺焉閣覆於上宋時建魏華父書也首坡名解脫以出山者釋危就坦至此而盡噫予惡知予出解脫入解脫耶過此為華嚴寺即華嚴堠為純陽殿殿前瀨溪有石如船水出灌堰石上龍門二字蘇子瞻書又過為中峯寺即乾明觀黃魯直居之為歌鳳臺列仙傳所稱楚狂接輿隱於峩眉山中不知所終也陳希夷福壽字殊俗筆峩眉神水亦已謂又過為雙飛橋山中橋非一此可稱橋一橋受一水一水自一洞來有黑白之分若挾而鬭若搏而赴勢不相下過橋始狎久之乃濟有石狀如牛心受水所激而成有前後牛心寺前者白水寺而後者黑水也孫思邈居於白水今之萬年寺即白水寺由山下至一舍而遙倍之而近如循牆自牖以達堂奧每過一嶺輒如止扉寺前為四達而內則大宫也其地皆稻田塍埒俯仰隈隩氣候和暖不異

於外有蒲氏邛蒲人居之云漢蒲公之後盖權輿是山雨出寺至明月池俗名初喜亭其嶺蔓延行之無盡石磴難數始治終亂騎已絕輿用二十許人舁蹲處於內劣似輿形者耳首十人不任輿以舟視輿背如弓繩如弦猶不滿輿者意左右八人翼伸縮如猿臂莫之定向輿首者察路如察脈常若眩次者如眩師或亟跳出輿外或詭入輿內或同前後左右為一井計二十人之形如鴻雁木葉偶成文字莫知所以又或作十數層如懸線或擁腫一處如木瘿也輿不可以足代足不可以手代扶予行者不善地以善讓於予善在左則棄右者善在右則棄左者亦時而下下不十上之一輿相詬屬彌甚首者掛不任輿者背如相替然留十數人後後者躡石石隨足下擊前者足驚全輿前者交平地欲趨後者未脫險不能從出初喜亭至化成寺俗名木皮殿徑一嶺狹束如溝水所流注多

磊砢善脫足謂之滑石溝也由木皮殿至雷洞坪行者禁聲有禁聲碑輿三十人他輿者半共百五十人俱行莨篠灌莽中若不相顧若夢與人語而人不應其木連困糾紛或窩或族或相切磨或自斃死或翹繚而句或無枝而檄每上一嶺不能半望若青天則有樹立於旁為客綵役而悝肝也木皮殿以上磴不能石壘木如馬齒雷洞坪以上樹不能枝向空如虎爪由雷洞坪至天門石路詰曲為八十四盤峭直纔減半梧立當途或出其前或出其後又或出其左右而還之輿者實則輿向空久始實輿者空則輿圯礪地有聲而過門以外為娑羅坪娑羅其葉冬青其花薝蔔其色赤白木皮殿以上皆有之然有雜樹故不之稱稱天門天門樹娑羅三之二松居其一有一松枯而復榮定者居之將合無迹也門內有橋曰天橋有井曰井絡有臺曰光相臺有鐵瓦殿昔建有銅殿今建有菴

以棲禪者予登乎臺焉其穆穆肅肅者耶其明明斤斤者耶其見乎蒼蒼之色不在穹窿者耶其於世也悠悠洋洋者耶前之岷江大出而尾下也背之瓦屋上正而平章也遠之雪山纖浮而汨沒也予何以知朱明之別於懸英又何以知皋且之別於辜涂何以知霾曀霢霂之相終始何以知蝃蝀挈貳之自消息又何以知弇目覆雲之不為暈氣五采耶又何以知人世之雕繪而繡錯目眩而心亂者之有異乎此耶噫覩止矣學佺曰予遊名山多矣直上百里無所因緣則未之聞見也高出五嶽秀甲九州天竺先生之言也楚人李維禎述於臺側李公本寧前予守西川也

李廷謨成都使星亭記 天漢至建元元光之際鴻窿進爍上有好大之主而一時景附而起者率皆感氣奇詭喜非常而慕遠畧故通西域朝夜郎而士瞋目進勢猶振振未已

也博望僅僅具圓首方趾乃侈言河源事與其徒數十人乘槎仗節輕陷似人之境卒之精神所通上決河鼓紀載客星犯牛渚非漫語也後之好事者遂譚博望得織女支機石歸於成都此甚怪誕又安知宇宙之大類非目睫之士所可覼詰吾又烏敢信其為悠謬耶余守官成都日過進士鄭子之廬望其北鄰有支機坊余欣然卽與導縱觀之見一石亭亭立荒臺中蜀父老跽曰此博望張侯支機石也余夙慕博望之為人徘徊不能去因命吏鳩工捐餘俸以繕之工始於中夏幾望成於臯月之晦因題其額曰使星亭嗟乎世信多偉才然至履危蹈險鮮不卷舌龍鍾而縮避者豈盡乏疏節毋亦内顧之念侈於奉公然乎博望之神遊牛渚其事固甚假異不可解詎非一念奉公之精誠靡感弗通也耶是以樂名吾亭以風後之勵臣節者

黃輝采木記

采木國家鉅役也費至重力至勞矣天下之所無奈何而不可以已者也詎宜以可奈何之心當之而姑為如得已之法存之哉自明興迄今不知為役凡幾慮無不督責有司而拮据民運者於國得矣如民何大中丞聚垣喬公以丙午入蜀理木政者六年於茲痛鑒已事九郡各簡一賢佐主之而直隸州六各主以刺史召商採辦民惟所號令焉更念役重賦繁公私困詘會疏題請減派額寬解限議協濟請內帑設專道皆報可始於民間照丁糧量加賦一年此外毫無干預焉初中丞鎮蜀日塗播故無何復憤[illegible]蠻之恣虐赤我郊原則多方勸分賑濟粥而藥之民乃稍稍有起色而上亦念夜郎兵燹後方慼慼歲大旱頻仍復事采木其毋乃不堪命已感中丞繪圖抗疏備極忠懇聖母聖上洎宮中咸為憫惻合賜金五萬特遣使臣宣布詔命萬里推輓西入斜

谷至蜀郡徧賜煢獨羸閣蔀屋咸舉手加額乃知
上及聖母后宫之仁聖雖高居九重乃心罔不在
赤子即胼胝竭蹷其何以報萬分一廼立章程告
戒凡我在事如有踵襲故弊僉派滋擾偷安縻費
者以白簡從事有司受命凛凛又下令曰訪聞浩
蘷閒有附近亡賴假托上商詭故影射欺官商在
遠私移斧記改飾僞號而串同守户别立契劵瞞
有各處漂流巨材帆圖姦騙捏詞誣詠官商多被
挾誣訟端閃爍難可立斷遷延時日儌幸計得官
商横遭局騙因之誤事貽害無窮自今敢有舞智
行私作姦犯科者司道究遣法無貫申飭再四而
亡賴之徒奉法唯謹於是上下一心萬衆嚮應邪
詐潛洞聲震陵谷無翼而飛不脛而馳右浩左蘷
望質如歸連艘率篺蔽江東下計八千餘株叅天
翳日皆清廟明堂之選也木政告成里中縉紳士
民動顏相慶移書不佞曰自中丞視木政凡六稔

矣博考前事罔不以民采者大户義民隨意僉報編夫派米需索津貼剝膚椎髓民不聊生白骨枕藉自李直指方麓公首倡官采之議僉曰然中丞接部檄毅然以官采從事蓋二百四十餘年所未有也而舂行自中丞始是役也派木至二萬四千六百有奇價至四百萬而僅加一歲賦仗國家威德幸告竣事皆中丞之大有造於三巴也太史盍記之以垂永永史輝氏曰吾生又二歲一甲子耳而采運凡四覩時聞長老傳述猶髣髴記之逮丙中采運則典在太史矣大都肅皇木政權焰四爍訶譲聲嘗自二千石以下義民大户惴惴股栗僅僅成事丙申之役民夫餓死相望數郡怨苦之蓋吾生與木政俱令而後知木之有政也先是嘉州守徐學周目擊采運之苦著采木哀鳴録欵列凡六難中丞公讀而傷之曰險阻艱難誰親於其身嘗之者誠嘗之難曰百難可也故木政雖督厲勤

至而撫綏愛養殆不遺力云往中丞貴邑少司空楊公和洪熙元年奉命采木於蜀至今二百餘年而中丞再領茲役焦肩乾肺以為民求萬有一分之便因以想見楊公之苦心焉以不恒有之役不忍見之苦而一邑之中中丞與司空兩肩其事豈不異哉夫人臣之誼不過捐軀為國耳然用之伐叛勦逆則功高而名顯用之采木則竹帛不書人固有幸有不幸耳雖然漢柏流香泣秦彌甚海濱騰葉望雒長飛弱植表異於一時而光物必傳於後世王彌胡覽名且不泯安在其竹帛不書耶今中丞洞曉物情妙施調劑算無再計舉即萬全樿民運而為官導經營之大竅若喬中丞者可謂高出千古矣中丞名璧星字文見直隸真定府臨城縣人

曹楷遊鎣華山記　鎣華接岷山南支高百里許其最高峯皆白石森列望如削玉

盛夏積雪不消章洛諸峯蒼翠層疊於外余舊欲一遊未暇歲辛丑方僧談及興不可遏乃於六月十有八日甲申策蹇裹糧偕僧行快夙願焉是日初伏酷熱如蒸二十里午憩自魚菴茂林修竹坐盤石上清風徐來漸不知暑十里晡宿洛通鎮登高境闊思開明帝李守疏水功不在禹下乙酉入闗二里飯夫子院院乃明道伊川二夫子講學處望鸑峯夏雲奇怪橫倚天末西行二里臨竹溪河俄暴雨彌西山集河平深三仭許闊二尋勢洶湧入山者恒病涉近余姪即墨尹文煒製鐵鎖橋往來便之五里小憩白果菴東折則板磴嶺嶺高五里望南泉庵諸峯入雲而鸑華全勝為彼所障嶺徑陡峻舍蹇斵竹為笻攀藤旋轉至嶺藉草少坐五里至鐵碑殿南泉僧迎片雲黑頭上僧曰行宜速前雨且至行里許抵南泉入門而大雨傾注靉靆四蒸其庵寺嵌巖幽處隱約有無亦佳景也庵

乃曲阜禪僧真清新創者有樓高五十餘尺詳受庵周都憲銅砰中山氣覺寒解絺衣布盖入關至此草木繁蔭蔽翳雲日山鳥和鳴如奏笙簧山花爛漫如鋪錦繍竹木茶漆藥材之利農工之器給繹於道旦旦出關而山不童丙戌雨霽山色如洗望鍪華僅露尖如馬耳出翠微上北折盤屈十數里至中觀庵風氣加寒始挾纊庵僧留余宿且云此山有聖燈雨後初晴尤可觀余聞欣然為止薄暮山色黯黯忽有光數點閃閃而上僧曰聖燈現矣漸添千百浮游無定如螢火說者不能堅決俗傳仙聖設化然光有飛墮者拾觀乃碧色木葉疑山產靈藥時有飛葉生光晝則隱爾丁亥侵晨上數十轉東望一峯技起千餘丈如馬仰臥方僧云此石馬峯也左右上下又二十餘里過高樓峯中鍪庵自此至頂雪堆巖壁第無新降者方僧云頂上有之又上五里憩木皮殿不宜瓦為霜雪所薄

易碎惟木皮可支三四年又上六七里泥淖不可步僧鑿木横架為磴抵金蓮池菴宿菴創始於麻城禪僧真融鑿山建樓視南泉二十餘尺殿廡皆具命其徒於楚雄鑄千銅佛名千佛樓戊子上頂心坡約十里進此則千峯萬峰天造地設瀑泉直下懸崖如飛練如水簾暑肌起粟骨驚神懔不減雁蕩龍湫之勝而草木禽蟲悉非世間所有奚花異色者尤多人鮮識之勿羣鳥呼阿彌陀佛形如白頭翁項綠身褐色聲類嬰兒余甚訝之方云天雨恐難登至金蓮日光皎潔詢僧數日無雨蓋高出雲端也又上過三稜坪僅容足蜿蜒三里名酥骨嶺嶺兩傍深澗喜嶺邉樹根結如鵲巢可穩足枝葉交遮澗谷目得不眩好事者推石下澗聲如雷轟移項不止兩崖怪石成幢蓋仙人龍虎之形種種逼真又三里上雷動坪相傳崖洞有淵水神龍所居過此必寂或呼嘯即雷動澗底北上三里

登鐵瓦殿連錫瓦殿又以木皮難久故易鐵錫殿西平行里許為覩佛臺方數十丈東為田光山又北平行三里名三刀截乃白鹿引明本禪師開建道場處石嶺三段如削僅僅托足上下懸鎖兩手攀援而過過此一里為願海本師水齋時發六十四願處產短松婆娑斗如螺髻名佛頭青及四季石榴此後山峯壁立最高最峻名背光連排十數峯即邑望如削玉者初日照之雪色洞明如爛銀晃耀暑光中此雪自古不消余環坐鐵瓦殿前俯視前所歷諸峯近在几席如劍戟星攢而闕口如外門余邑及古綿旌陽天彭之城各圓如玉環綿洛諸江曲曲如帶郡落如蟻垤稻田青黃碁布如錦段遠望成都烟霧隱隱余因笑登山百里而見塵世趚趄如此矧仙人飛身九霄所見又何如耶山頂最寒加狐帽裘猶凜慄殿中然薪擁爐圍坐丙夜月升半映照殿前余啓扉視之山光映月霜

縞水淨星斗可摘混然一白如北征錄所狀長白山境已丑卯日光射覩佛臺西澗雲紛郁而上澗滿輒止雲平如玉地有鳥類畫眉呼佛現余尤詫之遂偕衆至臺果現大圓光偃卧平雲光與雲漸升得得倚立西澗外象王峯漸大徑百丈遮峯岩有青黃紅綠之暈數重光正中虛明凝湛現一淡黑影恍惚佛像食頃方隱余歸殿中隨千人作佛會僧以餘粒拋廊廡則異鳥麕麕依人而入蓋人至佛地不生殺心鳥獸未遭罟穽故相忘如太古非海翁忘機類中日射東有紅綠暈二重現田光山較卯晷暗北升背光山一茶頃而隱初衆覩光現信佛出膜拜余意山必有放光石藏崖中如戕眉者故雲日相射如蝃蝀然不然何朝西而夕東耶光圓者何日體圓凡專射之光必圓革象新書所謂樹隙允縫尖方不同而影圓則一也兩鳥音恐近似人從而神之是夜風起雪霰飄至方僧云

天欲雪夜參半欹枕聞雨雹聲方僧對榻云雪且降前言信矣庚寅大雪深二尺瀰漫布濩山鳥埜獸避入廊雪風刮面闔殿門對火不敢出遲明辛卯雪止縱觀孤峯峭壁箐林陡澗景更奇絕如在水晶域因憶錢塘友人嘗詢茂州六月下雪余諾之未深信安得縮地同賞實余言乎此山連峩峨嶺為雨戒山河之首雪宜同也侯壬辰雪霽支筇踏舊徑下至金蓮池出雪境觧裘氈癸巳過南泉中伏熱甚仍衣絺別方僧還此余不離鄉園而十日之遊冠平生者故悉紀之

合州釣魚城記

舊志未載名氏

城在州治之東北渡江十里至其下其山高千仞峯巒岌岌聳然可觀其東南北三面據江皆峭壁懸巖陡然阻絕修城之後鑿山通道路曲之次方可登臨其西南山稍低於此築城高一十仞城之門有八曰護國青華正西東新出奇奇勝小東始

闕其山脚週迴四十餘里峯頂有寺曰護國堂殿廊廡百有餘間宋紹興間恩南宣慰田少卿所建至元戊戌為兵火焚燬灰燼寺門之外突然一臺曰釣魚臺其上平正可坐十餘人上有巨人足跡年代雖遠風雨不能磨滅岸邊插竿之目猶存焉此臺乃在山之巔俯視大江懸崖千仞相去險遠釣可施乎名為釣臺似不悖矣竊嘗稽之古之洪水為患蕩蕩懷山襄陵此山三面據宕渠嘉陵二江自西北而來衝於山之西流至合州城下則與涪江會同皆浩浩蕩蕩環繞山足而東下往古水患之際勢必懷抱此山則釣魚之名必自始矣乎後有石庵凡二十四片石斲成乃開山祖僧石頭和尚自造也宋高宗南渡之後北兵益熾彭大雅奉命入蜀令郡縣圖險保民大尉甘閏至州觀此山形勢可以據守故城之郡牧王堅發郡所屬石照銅梁巴川漢初赤水五縣之民計戶口八萬丁

一十七萬以完其城西門之內因溝為池週迴一百餘步名曰天池泉水汪洋旱亦不涸池中魚鱉可棹舟舉網又開小池十有三所井九十二眼泉水春夏秋冬足備不乾城中之民春則出屯四野以耕以耘秋則收糧運薪以戰以守厥後秦鞏利沔之民皆避兵至此人物愈繁兵精食足兼獲池舥之利官民協心是以能堅守力戰而効忠節東有溝曰天澗溝東北有山曰天澗嶺龜山與魚山對峙城上呼語相聞元憲宗孟克以此駐蹕王堅去任之後繼任乃安撫張珏也有謀畧應敵出奇制勝尤有過人其時北兵大營駐漢中利沔初冬嚴寒則來攻圍春夏暄熱則復退去已未歲值大旱自春至秋半年無雨北兵圍逼其城意城中無水急攻之一旦至西門外築臺建橋樓樓上接桅欲觀城內之水有無城內知其計置砲於其所次日憲宗親率其兵於下珏命城中取魚貳尾重三

十斤者蒸麫餅百數俟緣梯者至其竿木方欲舉首發砲擊之果將上梯人遠擲身殞百步之外即遺鮮活之魚及餅以贈諭以書曰爾北兵可烹鮮食餅再守十年亦不可得也時北兵遂退憲宗為砲風所震因成疾班師至愁軍山病甚遺詔曰我之嬰疾為此城也不諱之後若克此城當赭城剖赤而盡誅之次過金劒山溫湯峽而崩期年之間世祖皇帝即位北兵大集總元帥蒙古等軍於本州雲門虎頭渠口魚邨富峪石子山等處連營對壘攻圍甚急而城中設奇制勝或擊卻之或掩襲之斬獲累捷是後不敢久留城下春去秋來出沒不常者十有餘年安撫張玨以功陞渝州制置使繼以王立為安撫立至任益嚴守備兵民相為腹心聲息稍緩即調兵討捕鄰邑之降北者取果州之青居城復潼遂州境土攻鐵爐城堡承命旌賞擢授遷秩矣至元丁丑北兵攻圍甚急加以兩秋

被旱人民易子而食王命不通三年矣戊寅春正
月渝城為守門者獻之北兵矣制置張珏被俘而
魚城孤而無援矣北軍畢至攻城且曰宋已歸我
國久矣爾既無主為誰守乎城中之民惶惶汲汲
危於纍卵釜魚知其禍在頃刻然皆協力而無異
謀王立命衆曰某等荷國厚恩當以死報然其如
數十萬生靈何今渝城已陷制置亦擒將如之何
愁蹙無計歸家不食其家之義妹者乃北營所掠
北平渠帥之妻名熊耳夫人初至王立問之答曰
妾姓王氏立乃喜曰作吾之妹侍我之母待獲爾
夫伴其完聚待之若同乳之妹已數年矣至是熊
耳夫人憂城危禍及素知有兄在北營而不敢言
因見王立之憂而告之曰妹本姓李今成都總兵
李德輝是吾親兄若知安撫待我恩禮必盡心上
聞親來救此一城人民立乃大喜即令致書熊耳
夫人嘗為兄作鞋有式兄甚愛之仍作一鞋以奉

兄見手澤為信遂遣儒生楊獬等潛赴成都納款李相得其降書知妹在魚城喜不自勝乃遣使星馳赴闕聞奏仍領兵親至城下先遣獬歸語王立夤夜豎降旗於城上次日北兵見說納款降欲登城而門閉壁堅而不能入又次日乘舟至城下民皆懽呼焚香望拜李相公麾退圍兵汪總帥蒙古軍曰我等攻守此城十餘年戰而死者以萬計憲宗皇帝亦因此城致疾而崩臨崩遺詔來降必因攻困致斃赭城剖赤當上為先帝雪恥下為已卒報仇李相諭慰未決又數日朝使適至奉詔旨魚城既降可赦其罪諸軍毋得擅便殺掠宜與秋毫無犯李相仍推其功於汪總帥貴立降書大軍隨退李相令城中之民悉力修城築門旬日仍徙其民復舊治所士農工商各復其業黔黎老稚咸感李相再生之恩安撫王立隨李相至京奏賀對品蒙授懷遠將軍合州軍民安撫使合民遂於城之

西南隅建樓立祠以奉李忠
宣公歲時祭祀以報其恩云

四川通志卷四十二